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今紀要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張炳

古今紀要卷十一

宋　黄震　撰

唐二

元宗　相姚崇元年相四年罷勵精為治每事訪之　制選京官及都督刺史有才識政迹者更迭出入求為定式　汰僧尼萬二千人　罷員外檢校官　罷兩京織錦坊　修常平法　尊禮師傅　召試縣令帝濟第一　焚錦

繡珠玉 出宮人 相宋璟四年相八年罷務得人百官稱職刑賞無私 犯顏敢諫曲意從之 非祕密皆令對仗 編校羣書 奏死罪止二十四人十八年 分天下十五道置採訪使六條括察 懷州樂工衣繡立以刺史為散官右開元以前好處 開元元年高力士為監門將異時林甫祿山之見用乃力士為之階 開元元年觀燈大酺二年置左右教坊梨園弟子異時楊妃之進燕安驕侈即此心為之兆 二年薛訥黄

門三品將共擊契丹異時邊功之興即此念為之先

姚崇諫不聽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括田使異時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之聚斂皆祖宇文者也 右末年之亂基於開元

高力士用宦官始盛 四方表奏先呈力士小者即決之勢傾中外時楊思勗亦用事

張說募壯士宿衛兵農始分 十一年選府及白丁十二萬名長宿衛十二年更名彍騎分六番至天寶八年府兵壞無可交彍騎亦變矣應募者皆市井無賴子弟精兵聚西北

置十節度藩鎮始成 天寶元年初唐邊帥不久任兼統至開元中始久任兼統至天寶六載邊帥盡用胡人勢始偏重

裴光庭用循資格而官

人之法壞無問賢愚限年躡級王君㚟大破吐蕃而邊功之念熾以符瑞取媚為相初王璵以祠祭為御史時開元二十五年也姚崇開元二年表賀太陽不食事已兆矣罷九齡相林甫而人主之德衰林甫以伎馬諭諫官而諫諍之路絕居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知殺太子瑛光王琚鄂王瑤忌儒臣為節鎮入相擢用蕃將安祿山等專兵柄楊國忠激祿山速反上幸蜀祿山陷京師上發馬嵬父老說太子興復右末年亂天下事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

相

姚宋

相繼為相　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志操不同而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與房杜並稱每進見上輒為起去則臨軒送之　胡管見謂崇說善迎合故罷而復用璟顗介然守正故乍而不復姚非宋比必張九齡乃可與璟同日語　上將幸東都太廟屋壞璟謂天戒崇謂符堅故殿木蠹壞與行會宜遷神主於太極殿行幸以免輸餉之勞胡氏謂其逢君

姚崇

字元之　元宗獵新豐密詔咨天下事欲相之以十事與帝約政先仁恕　不倖邊功　行法自近　宦豎與政　絕貢獻　戚屬任臺省　接大臣以禮　容直言　絕佛道營造　謹外戚帝曰朕能行之翌日相　張說忌其入屢閡之帝知之遂名崇　序郎吏帝不顧曰崇不能而煩我耶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裁決專任病痁移告事必令乾曜就咨又使寓四方館以自近

軌曜稱旨上必曰此必崇謀不稱旨則曰與崇謀
未　此皆其得君之專　上勵精為治每訪之應
答如響　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
羣臣褻狎　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此成
士馬無不嘿記　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　汰僧
尼萬三千人　力請捕蝗十四萬石　擢李偽以
哭興王新　此皆其輔治之才　相武氏以不從易
之私請黜　此與柬之謀誅二張　后還上陽獨流
涕曰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　五王被害獨免
相睿宗與璟貶太平公主　此皆其素履之正
無居第寓居罔極寺　遺戒厚葬戒造經像追福
皆其好處　懲遠官後爭競先折貨產　營減趙
誨受吏人賕罪帝不悅遂引宋璟自代　此過小而
功大　賀日不食　賀武后鼎銘譏語　曳踵出
張說　揣上意言二子于魏知古卒罷之　忌劉
幽求流之　崔沔將劾其子薦為著作奪其權

此皆其失處
少尚氣能文

盧懷慎 陳時政乞久任省官勿用贓廢 東都掌選 奉身具止一布囊 疾亟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 執別璟從愿謂上享國久稍倦勤將有憸人乘間 自以才不及姚宋政事權而不專 嘗以事積不決以謝上曰天下事委崇以御雅鎮浮俗耳 史稱伴食宰相溫公取其不娼嫉同心濟太平 清簡 祿賜隨散妻子飢寒 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自鬻請辦喪事

宋璟 姚崇薦自代自廣州都督名上使內侍楊思勗迎之不與交言上嗟嘆 犯顏正諫上甚敬憚 不合意亦曲從之 上在蜀時言崇在賊不足滅至論璟則曰彼賣直以取名耳林甫傳無負罪者妄訴不已付御史臺治優人作魃戲譜之上以為然 蕭隱之括江淮惡錢急上并罷璟頭而弛錢

禁八年　是得君不如崇　為相務清刑政人皆
稱職　官吏務擇人隨才授任百官稱職刑賞無
私綱目恐好事者生心徼倖抑郝靈荃禽突厥
默啜功　墨勅與王仁琛五品官乞下吏部寧
王憲奏與薛嗣先官亦乞下吏部　幸東都諫以
道不治罷李朝隱　諫后父王仁皎墳過制　日
食布素服錄囚賑卹環曰止女謁放讒夫此為修
德囹圄不擾兵甲不瀆此為修刑　不為皇子別
擇美名佳色　張嘉貞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失
聲嘆息　此皆其輔治之忠　勸張說辯證易之
獄　為御史中丞固請下張昌宗獄武后釋之環
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　卿呼易之作鄭善果君
非具家奴何郎之云　易之等常欲出之又欲刺
之　中宗復辟叱武三思就第　韋月將告三思
亂宮掖幾死力爭之　刺貝州不為三思歛封殖
守杭相二州清毅　承鄭愔後為吏部銓總平

允與姚崇白出公主諸王貶　敎廣人陶瓦代堵　廣人立遺愛碑乞停之　二十年請致仕賜全祿退居　此是立身事君終身無玷處

蘇頲　瓌子　覆來俊臣寃獄　元宗平内難詔書填委思若湧泉　知制誥給政事食自頲始　再諫親征吐蕃　與宋璟同相　頲能推其長璟有未及輒助成之　二人相得甚歡　璟嘗謂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私則頲又過其父　廉儉体散親戚　文章與張說號燕許大手　頲許公也　帝愛其文詔令自此錄副

張說　諫武后久留三陽宮避暑　諫發寒胡戲　此戲遂絶　易之使同誣魏元忠　說辨其誣　中宗時不肯起復　時以奪服為榮　睿宗時決譙王重福獄一日而罪人得　此元宗以前素履好處

因術家謀動東宮獨請以太子監國　既即位知
太平懷逆以佩刀獻帝二事有功於元宗寵大
王晙誅河曲降虜九姓疑懼犯其帳慰安之破
黨項置麟州安羌衆　朔方大使徙河曲殘胡於
唐鄧　置鎮兵二十萬雋六十萬　右方面之功
以衛兵弱自日募勇強士十三萬後為彍騎兵
農之分始此　以倡封禪議上改麗正書院為集
賢而以為學士　東封引所厚為執事官使超階
上欲相姚崇使趙彥昭彈之又使姜皎言其可
為河東總管上曰此張說之意即名相崇　沮宇
文融括田議雖正亦出忌心　又薄崔隱甫無文
沮融銓法融遂與隱甫李林甫劾其過惡高力士
往觀為解於上得善罷針四　右為相時事　初
相帝欲事吐蕃說請講和休息　王君㚟計用破吐
蕃青海西說又料必敗後瓜州失守君㚟死而復
相以此知其才於方面尤長　敦氣節　推薦後

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　引天下知名士佐
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　尊經開館修太宗
之政皆說倡之　右好處以貞觀顯慶禮不同
請討論刪改五禮　雖罷政亦兼文史之任大事
訪之　齊藁軍中論譔國史　朝廷大述作多出
其手　帝為文使視草　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
誌與蘇頲號燕許大手　右文章有才智而
好賄好面折人　姚崇出之俟蘇瓌忌日獻詩於
頲獲遷　與帝東宮時秘謀甚衆　東封刻頌泰
山參成功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列五房其後
子汙祿山敗

源乾曜　治京師寬簡　詔捕伏內白鷹因自劾　為
相出二子補外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外
堂封之始　清謹　相十年未嘗廷議可否唯唯
聯署以寬平鮮悔吝　贊宇文融括戶　不欲

封禪與張說不合

薛訥 仁貴子沈勇臨大事益壯與來俊臣爭以義倉粟償息錢 元宗講武召之軍門不可入 奏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因相之使將兵往擊 當暑出師大敗削官 白衣攝羽林 吐蕃寇臨洮大破之武街 涼州總管討突厥開元中大臣自節度為相者 訥元振嘉貞王晙張說

蕭嵩杜暹李適之

郭元振 將復鎮朔方未行元年冬以講武軍容不整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諫有大功流新州詳見

府宗

張嘉貞 御史張循憲使河東見其條析洗然請以官讓 武后召見因請上簾 兵部功狀盈

几不閲旬延無稽牒 或告其弟反不實元宗將
坐之嘉貞辭以恐塞言路 上許為相曰乞及臣
未衰 宋璟罷欲用之忘其名夜半閲表疏得之
即拜相 敏於裁遣然彊躁不裕 王鈞為治第
以贓聞斃之以滅言 希權幸意杖姜皎至死
又欲杖裴伷張說責之曰宰相時來則為若貴臣
盡杖正恐及吾輩 以弟贓出衛張說曰中書令
幸二員何相迫 不立田園 性簡疏 子延賞

王晙 多邊功 魏元忠朔方失利劾副將晙在朝爭
之 後二張誣元忠獨辨之 桂州開屯田省
漕運 破吐蕃於洮水 諫徙突厥降者于河曲
乞遷之淮右未幾黨果叛因敕晙討之 跌跌等
部引突厥內擾敗之 蘭池胡反陷六州與郭知
運平之 元宗以宫人賜獨不受曰事君猶事父
詎有常近閫掖而臣子敢當者乎 代張
說鎮朔方 節義有古人風 吏人畏愛

李元紘 本姓丙高祖賜姓 太平公主與民爭碾磑元紘判與民曰南山可移 毁三輔渠磑決以溉田 請勒張說就館脩史 以清儉著故相十四年 當國不治宅第 相開元務抑奔競 父道廣相武后 再世清節

杜暹 五世同居暹尤孝謹 弟婺州參軍贈紙萬番受其百 使突厥埋遺金於其帳下 守邊四年撫練勤勵夷夏所樂 公清勤約終身不通朋友饋遺 所少學術當時議論時失淺薄 與元紘議事異同 互相奏列貶

蕭嵩 姚崇知其遠到 王君㚟敗河隴邊患代鎮河西大破吐蕃進中書令亦遥領十七年 在公謹密莫見其際 薦韓休並相 休峭正不相假力求退曰未厭得以乞身 薦牛仙客 林甫忌之

請老制一 壽考富貴優
游自怡 紫帔包賜黃柑

裴光庭 行儉子 靜嘿寡交以職業稱議者方推之
東封議守邊 勸張説召諸蕃赴行在突
厥果朝 續春秋經傳不就 為相不襮星變曰
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 為循資格庸愚
者謂之聖書 宋璟爭之 任
主事閻麟之光庭首蠹之

宇文融 明辨長吏治 開元初戶版刓隱詭脫繇賦
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建議收匿戶羨田上
以覆田勸農為使 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為判
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没戶八千萬田稱之歲羨
錢數百萬惟楊瑒以為籍外取税坐左遷 融傳
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 常平倉權發斂
張説惡融每建明必爭之張九齡謂其卞給不
可忽説又沮其分十銓事融劾罷説 上疾其黨

亦出融魏州總九河故地為田工役紛然而無
成　為相薦宋璟裴耀卿許景先時稱知人　性
下急　神用警敏應對如響　諷御史劾信安王
帝怒罷　相錢穀曰此不治　相凡百日　國用不
足帝讓裴光廷等　光廷等忌之用再被貶死
侈上心　百姓愁恐　有司失職皆始融　自此
言利得幸者相接　時韋堅楊慎
矜王鉷楊國忠皆以聚斂貴盛

裴耀卿

東封守濟州上書云　重擾則不可告成　科
斂均省為東州最　為相領轉運置河陰集
津三門倉引天下租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
千萬緡　言刺史縣令不當杖辱　見葢嘉運驕
李知經畧吐
蕃必無功

韓休

為相直方不務進趨天下翕然　帝將放萬年
尉休請先治金吾程伯獻　枋蕭嵩以休柔易

故薦代光廷休臨事或折正嵩峭鯁時政得
失言之必盡　帝獵張樂稍過休疏已至　帝引
鑑謂吾瘠天下肥　蕭嵩每順旨或退思
不安寢休訐直退思天下寢必安　子滉

張九齡 言元宗五年未郊　重守令　吏部資格之
弊　張說通譜謂後出詞人之冠說文人故
惟以文知之　諫說引兩省吏胥及所親為東封
執事　又諫其沮宇文融建議　代說集賢學士
為相二十年　乞廢循資格復十道採訪　諫廢三
子斥武惠妃遣通意旨　諫以宰相賞張守珪斬
突厥功　上千秋金鏡錄　諫牛仙客為尚書林甫
勸　諫相林甫　仙客林甫相而九齡罷二十四年
周子諒劾仙客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卒　諤
諤有大臣節　帝稍怠政議論必極言得失　所
引皆正人　祿山以范陽編校入奏知必反及討
奚契丹敗　張守珪執如京師又力請誅之　帝每

用人必言風度能如九齡乎是帝亦未嘗不知之在蜀思其言遣祭韶州　天下稱曲江公請

不禁鑄錢事為耀卿所非　起復為相一事冣失孫仲方事穆敬宗　確正有風節　劾吉甫不實斥　挾怨駁吉甫謚世不直其言　卒不顯

自帝即位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嘉貞尚吏張說尚文元紘杜暹尚儉韓休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得罪朝廷之士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善養君欲深居燕適沈蠱衽席而主德衰矣

牛仙客　本鶉觚縣小吏　蕭嵩在河西委以軍政清勤接士大夫以信嵩相薦之　河西當用倉庫鉅萬器械犀銳帝悅欲以為尚書張九齡持不可林甫稱之故仙客用而九齡罷　為相與時浮沈錫與緘封不敢用　百司諮決無處可高力士謂其胥吏非宰相器帝怒　卒於位

李林甫

宗室　姦臣傳　宇文融為中丞引同列吏部放寧王私謁十人繼其一示公顧護壽王為萬歳計以結武惠妃．又與高力士共謀繼光廷相而上自用韓休因結休而休薦有宰相才帝還東都耀卿以農場未畢林甫謂若妨農赦所過租可也　九齡諫以仙客為尚書謂天子用人何不可　九齡爭廢太子謂天子家事何與外人　未幾罷　九齡耀卿相之而卒用其言殺三子　徐嶠賀刑措遂封晉國公　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　如餉遺左右　恩寵莫比　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　如斥杜暹下邽令而戒其餘以立仗馬言路遂絶　賀野無遺言　妬賢嫉能排逐勝己以保其位　如上愛盧絢醞藉絢使請老　上問嚴挺之安在　絢使稱疾　上重裴寛給　裴敦復奏貶之　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　如逐九齡適之　誅楊慎矜張瑄盧幼臨

柳升　偃月堂思中傷　口蜜腹劍　揣上意賛
立壽王而上意不在壽王計絀數譏太子亦不行
是奸計亦有時而窮　忌儒臣積邊勞入相擢祿
山仙芝哥舒翰為大將　而祿山得專三道勁兵十
四年不從　國忠為御史林甫薄其材屏又以貴
妃故善之國忠貴盛交惡憂懣死為相十九年天
寶十二載卒於位國忠諷祿山暴其短斵棺籍家
所謂禍生所忽　子岫泣言禍至曰勢已然可柰
何　憂刺客先驅百步金吾清道　所居複
壁甃石一夕再徙　是亦自知其必及禍

陳希烈　奸臣傳　博學尤深黃老　繼褚無量元行
冲講禁中　勵帝譔述　神降謂老子告錫
靈符　因講南華真經　希帝旨　林甫以其柔佞引
為相　寵與林甫侔　林甫陰詭亦所左右　失
職怨忽不樂　安祿山
陷京師與達奚珣相之

李適之宗室河南尹不苛細作月陂免穀洛水患喜賓客飲酒斗餘不亂夜宴晝決事衆無留辭代仙客相林甫與爭權紿使言華山金可採卒為所搆

唐宗室為相者九人適之相元宗峴相肅代勉相肅德夷簡相憲宗石相文宗福相宣僖回相武宗皆稱職號賢相惟程相敬文無所發明林甫姦詖幾亂天下按李麟相肅宗亦宗室則不止九人

楊國忠太真從祖兄張易之甥飲博無檢通號國夫人裒其資一日畫蜀豪鮮于仲通資給之薦之節度章兼瓊得蜀貨百萬至長安以摴蒱進專主蒲簿計帝悅謂度支才可厄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號國居中帝好惡必知一年領十五餘使請出積變輕齎又悉義倉丁

租地課易布帛禁藏如山以吉溫誅奪林甫政匿解于仲通南詔之敗林甫死遂相唱注一日畢以夸神明自是資格紛謬就第唱補令希烈給事中隅坐在旁曰已過門下矣領四十餘使度支吏部署一字亦不能盡故吏得輕重大雨敗稼擇善禾以進扶風太守房琯以言災劾遂無敢以水旱聞達奚珣擢其子高第使劍南李宓以十萬擊南詔閣羅鳳大敗河西吏以捷聞一再興師凡失驍卒二十萬天下寃之暴發祿山反狀祿山上書自陳條大罪二十國忠又激怒使反以自信其說故祿山反以國忠為名上幸蜀次馬嵬陳元禮殺之爭噉其肉四子皆死

韋見素 銓叙平允國忠以易制薦代陳希烈為相祿山請以蕃將易漢將因與國忠言其必

反 元宗使歸輔肅宗肅宗以由國忠進禮遇獨
減 星犯昴知祿山死日月 兩京平使迎上皇

子諤勸誅楊妃勸幸蜀 諤子顗裴均等五嶲
交 為相朝廷典章多咨之著易緼解顗子維內江

令民刻頌為戶部善裁剖與宋之問善詩稱二妙
絕長文辭撫宗屬舉孝廉以母老不仕 維子

虛心大理據正不撓 虛舟
守洪魏有治名 號 官家

崔圓 房琯 崔渙 皆幸蜀道中相
之 詳見肅宗

諸
臣 楊瑒 麟游令拒竇懷貞曰所論者民冤位高下何取
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下及敗諫有司追其課

奏崔日知先効李傑抗議宇文融撿脫戶餘
口不便 祭酒表用諸儒皆有名 言明經不質

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因詔三傳儀禮出
自者不仕散官 言考功歲限明經進士百人而

流外諸色仕者歳二千 節古禮作冠
昏喪祭禮 止立碑曰徒作後人砢石

崔隱甫 洛陽令請禁中出梨園子弟胡雛殺之為
御史大夫使自監察御史而下事皆承諮多
得劾正威名赫然 校外官歳考一日訖張説
輕其不文與林甫暴其過罷之 不諂仙客不得
相

李尚隱 方嚴 劾催鄭典選附勢斥之 雪李師旦
獄二百餘家元宗時 治王旭奸贓 治浮
屠妖妄 治司農吏隱錢穀 三為御史不以
殘摯失名 處事分明不苛察 以循吏終始

崔沔 覆試第一 性舒遲進止雍如 當官不屈
為御史請發太倉及苑囿鳥獸所給賑貧乏
將劾姚崇子招賄盧懷謹姻家弄法崇等薦為著
作以奪其權 中書侍郎維貳宰相舊惟充位沔

謂當上下相維每事多異同張説出之　議宗廟
籩豆姨舅服紀　朝廷疑議皆咨之　祿廪散宗
族

裴寬 漼從祖弟　瘞餉鹿刺史韋詵妻之　為宇文
江東覆田判官　議忌日享廟用樂曰廟尊忌
卑則作樂　蒲州久旱入境即雨　河南大治
不附權貴　鎮范陽吏夏感附三年祿山代之
林甫恐其相以計貶之　凡弟八人皆擢明經
治第八院相對擊鼓會飯　政清簡人冀其相

崔琳 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　宋璟親禮之嘗曰
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與弟珪瑶俱列棨戟
號三戟崔家　元宗金瓶覆名　以族大
不敢用為相　一床置笏猶重積其上

韓琬 舉茂才刺史行鄉飲餞之　上疏言政尚法不
尚德之弊　則天中賦絹非時移檄罷督乃奏

聞

韋陟 禮部取人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 吏部
銓綜公平 任威嚴 簡貴傲視同儕然道誼
合者雖布衣與均 林甫出之怏怏毁廉隅飭權
倖以自結 國忠以其有文雅名恐入相發其饋
遺事貶之 國忠脅死之共說其逾去陟曰命當
爾其敢逃刑 肅宗使招諭永王 重其名欲相
之以後至疑不用 新進者望風憚之言其驕倨
不得志卒 多縱 每食庖中所棄猶不減萬
錢 襲封郇公 自謂書陟字若五朵 紹 議籩豆
雲人號郇公五雲體 家法嚴整 議服紀

盧從愿 事睿宗典選六年以平允聞 高宗時吏部
稱職者裴行儉馬載至是李朝隱與從愿
開元中豫州課第一 不肯以括田戶功為
上考宇文白其殖產號多田翁以此不得相

李朝隱 諫誅五王忤旨貶 執罷斜封官千四百成安公主奪民田不酬直杖其奴權豪歛伏 元宗擢尹河南政嚴清 杖太子舅之奴以裴景先裴寂之後爭丐贓之死 開元典銓及為御史大夫所引惟細務天下失望

王卯 童子 獨屬文 修潔 入仕歲數百卯考功覈實才登科纔百 采錄精明無比挺之席豫亦出其下 守懷州清嚴 蕭嵩引當國固辭而戚推韓休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 訥言奏白帝多不喜 清約不通饋遺

嚴挺之 名浚 諫觀燈大酺 貢舉平允 客啟王毛仲之奸 濮汴二州威嚴 左丞知吏部選謂蕭炅伏獵侍郎 九齡欲引輔政使謁林甫凡三年非公事不造 上欲用之林甫紿使稱疾

去之　溺佛　哀服送浮屠喪亦自
瘞於其塔　子武會暴　詳見代宗

席豫　太平公主將表為諫官恥之遁去　考功進絀
清明　典選六年號知人　清直畏謹　與子
弟屬吏亦不草書曰細不
謹況大事耶　屬和裒工

許景先　宋璟蘇頲擇為御史　丈得
中和之氣　帝自擇為刺史

潘好禮　卧馬下諫邠王獵　清廉　苛細
博學脩整　試子不通經械而徇之

齊澣　請抑諸武迎太子　蒲州司法爭父子俱論死
為姚崇給事中稱解事舍人大政必咨之
諷崇年老宜退　勸舉宋璟自代　答崇不如璟
又謂崇不如管晏可謂救時之相　汴州浩繁
惟倪若水與澣以清敏聞　東封車騎彌數十里
澣為長棚帟幕聯亘上食　請去王毛仲而自不

竄貶潤州避瓜步洲徙漕渠達楊子 倚高力士得為兩道採訪興利以中天子意裒貨財遺貴倖 林甫惡其行擠之守平陽以黄老清淨為治

倪若水 御史課第一 汴州政清淨興學教化大行 諫農時捕鵁鶄 謂班景倩入為大理卿若登仙恨不得為騶僕

苗晉卿 林甫專政委以銓事 厚元載相肅代 詳見肅宗相類

崔光遠 元宗西狩留尹京兆 懼祿山奔靈武 復回京兆賊避其鋒 見肅宗

于休烈 志寧曾孫 善文章 諫以文籍與吐蕃裴光廷曰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在遂與之 肅宗時修史先購求國史 諫元日冬至賀皇后 不治產 恭儉仁

愛推轂士甚衆　年老篤學

賈曾 睿宗時言代遵將士上為太子諫采女樂與蘇晉掌制誥號蘇賈

至 父曾撰則天誥命至又撰元宗傳位冊　請廣學校　保桑梓者鄉里舉焉　在流寓者庠序推焉　爭王去榮赦富平令罪不可貸

王琚 謀刺武三思事泄亡命為傭　上為太子時游獵琚常延待於家　說計見太子說圖太平公主　率鐵騎誅蕭至忠等　眷委特異號內宰相或言其詭譎縱橫不可共安樂見疎　歷九刺史六州二郡　受饋遺數百萬　豪侈樗博林甫恨其恃功使氣發其贓　仰藥死

劉知幾 字子元　史才　介直自守　上書譏武后妄赦妄授之弊　思慎賦刺時　中宗時領

國史陳五不可而去　不得改正武后實錄作史通譏評今古　自比揚雄者四　壯不喜詩雄老悔雕蟲史通大元釋蒙解嘲談史減價覆醬瓿委國史於吳兢　領國史三十年　論作史當備三長才學識　劉氏家史人高其傳　論衣冠不當秉馬　論孝經當從古文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註　請存王弼　讀說苑廣劉向所遺而學宗璟不然之　子貺

貺刊落怪妄子玄相德宗

吳兢史才　貫經史　方直寡諧惟善魏元忠朱敬則後二人薦堪論譔　辨相王之慮　慮元宗果而不精上疏乞從諫　諫東封道中馳射大風上疏　任史事以武三思等監臨事多不實私撰唐書唐春秋敘事簡核號良史　書張說欲誣元忠事謂說曰此兢實書之說屢使改卒不從　屢貶年老猶願還史職林甫不用

韋述　史才　兒時誦家書二千卷畧遍　宋之問以述撰唐春秋擢上第　好譜學　詳百氏源派更撰開元譜　脩六典　令狐德棻吳競撰唐史不能成述分紀傳文約事詳　典掌圖書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　潛泊純厚　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　祿山亂獨抱國史藏南山　汙為官貶餓死

楊慎矜　聚斂之臣　父隆禮為開元太府廿年歲省數百萬　宰相薦三子清白上擢慎矜知太府出納慎餘長安倉慎名含嘉倉　慎矜始議輸物有汙傷責州縣償所直自是調發始煩　以進不由林甫不敢為御史中丞　林甫以不丈致韋堅之獄且忌其寵與王鉷誣殺之　兄弟皆縊死　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慎矜得幸于是堅鉷之徒競以利進

韋堅 聚斂之臣　慕宇文融聚斂進乃運租賦佐國用　鑿廣運潭帝升望春樓望之以山東舟三百各陳所產鼓吹鮮衣相銜而進　林甫害其寵授刑部尚書奪其諸使以慎矜代之而誣堅貶死

王鉷 聚斂之臣　為林甫興大獄撼東宮　歲進錢二鉅億萬儲禁中供御　搜求玉版上帝號領二十餘使權勢亞林甫而謹事之　弟銲名術士謀不軌事覺並賜死　籍第舍數日不能徧　初附慎矜以貴而佐林甫覆其家　凡五年而鉷亦滅

王璵 以禱祠見幸　用爲錢後相肅宗　詳見後

王毛仲 明悟　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　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　初見飾擢頗持法　牧監二十四萬後至四十三萬牛羊皆倍數　東封色各為隊加開府　驕滿　高力士

等衛之譜於上後以移書索甲仗遂貶死

將

宋慶禮　習識邊事諭嶺南蠻治柳城制奚契丹所在邊三十年罷每元宗時築漁陽城營州開屯田八十餘運收歲儲送專畏然

郭虔瓘　突厥默啜子同圍北廷斬之因請募關中兵擊餘黨韋湊駁之河西節度奏家奴戰功副安西都護與阿史獻交訴元宗詔平之

郭知運　從虔瓘破突厥與隴右屢破吐蕃北西方戎夷畏憚王君㚟功名等號王郭

王君㚟　初事知運後代為河右隴西節度徵時與回紇四部君長狎至是不相得言其叛逆為所殺攻

張守珪君㚟死後守瓜州完城虜至置酒其上虜疑因擊敗之詔為都督　鎮隴右　鎮河北

契丹奚連年梗邊大敗之帝以告九廟其酋懼詐降又盡滅之詔立碑紀功　既遏烏知義之敗賂牛

仙童**獻誠**喜功名政寬裕有機略　簡康不逮其父**獻恭**有軍功辟卒　諫從盧杞

王忠嗣九歲父海濱戰死見帝號泣養之宮中與肅宗游　及長雄毅寡言論兵應對蜂起代州

別駕大猾閉門自歛　恐其年少復𨓜不得將將請精銳數百斬虜數千　為河西杜希望單馬

馳破吐蕃討奚桑乾三遇三克　上平戎十八策　突厥不敢盜邊　本負勇敢為將乃持重安

邊不生事常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不欲竭中國幸功名　訓練士馬而弢弓示無用　時出奇兵

所向必克　朔方自張仁愿後四十年忠嗣繼其功　佩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將印控制萬里

不狗帝取石堡城　林甫又短之會董延光取石堡不克訴忠嗣沮軍　又言祿山且亂林甫因誣告下獄貶死　高價市蕃馬　攻石堡時李光弼請立賞進取免禍曰吾不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

哥舒翰

王忠嗣使討吐蕃副將踞見殺之持半段鎗擊吐蕃所向輒靡　馬驚陷河　吐蕃三將欲刺之翰大呼皆不敢動　追賊常擬鎗于肩叱使回顧因刺其喉騰之高五尺　忠嗣得罪入見帝叩頭泣言其枉　為隴右節度弟應龍滅吐蕃不敢近青海時天下富庶無如隴右　攻石堡城不下欲斬將期三日而下　與祿山不協　國忠厚結之　嗜酒色疾廢還京　祿山反代統仙芝舊卒為元帥號二十萬守潼關擊走慶緒　然病不能治事　與安思順不協疏七罪請誅之　或勸其誅君側國忠懼迫帝趣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極言不可　國忠迫之行翰慟而出遇賊靈武

大敗降祿山兵存者八千潼關失守上奔蜀後為慶緒所殺嚴而少恩不恤士帝勞師士訴衣穿帝製袍十萬賜之鐍藏不散

高仙芝 夫蒙靈詧表副安西都護天寶六年以萬騎討西北二十餘國因深入降七十二國 遂代靈詧為四鎮節度 石國王降俘獻闕下斬之西域由是不服 東討祿山封常清敗因急趨守潼關 監軍邊令誠數干以事不從因誣以棄陝地減糧賜招就軍中斬之軍中呼枉其聲振地貪家貲鉅萬然與人亦不惜

封常清 苦求為仙芝傔 從擊達奚密作露布遂知名 仙芝征討常知後務 杖殺其乳母子憚其闕 才果無疑事 勤儉耐勞苦 祿山反大言於上 自任平賊募市井庸保六萬守河陽

橋大敗祿山遂陷東京奔陝勸仙芝守潼關
凡三表陳賊形勢皆不達　與仙芝俱見殺

忠義

李憕　張說因相者言其貴妻以甥引置幕府　宇文
括田表為御史分道撿覆　給事中力于治有
任事稱明簿宦下無敢紿　林甫出之河南栽抑
蕭炅不聽道士孫甑生干政　守清河興美政
遷廣陵民立祠　尹京國忠惡之使守東都祿
山兵薄城官校皆去與盧奕相約死之　十餘子
唯源彭得脫　源彭以父
死於賊不仕不娶絕葷酒

盧奕　持重寡欲　鄭令治最　自父懐慎兄奐三人
皆居中丞官清節相似　留臺東都城陷朝服
坐臺被執數祿山罪諭賊以逆順臨刑西向拜辭
罵賊不空口賊黨變色　子杞　杞子元輔端翰
介正能紹其祖　少以清
行聞　杭常絳三州皆宦

張介然 謹愿長計畫守河隴支郡王忠嗣哥舒翰鎮河隴皆署用之以富貴不爲鄉人知求列戟故里本鄉得列戟始此祿山反使守陳留全郡未三日賊至城陷死之

卓行 元德秀 負母入京舉進士以親亡不娶曰兄有子兄子襁褓喪親貧無資得乳母自乳之苦貧求為魯山令縱繫賊盜格虎大酺呂聲樂獨使樂工歌于蔿于帝嘆賢人之言俸衣食孤遺歲滿餘一縑愛陸渾山水定居無僕妾歲饑或日不爨嗜酒陶然以酒肴從者不問賢鄙房琯嘆紫芝眉宇李華凡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平生未嘗識女色視錦繡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卒謚為文行先生

權皐　祿山籍其名署幕府皐知其必反　暗直視而瞑使所親哈斂之而密逃　南奔度江永王舉兵詭姓名免　病客洪州南昌令欲按中人過州未取皐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　真卿表為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耶　李季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　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其節與友善　韓洄等為制服　子德輿

甄濟　居青岩山環山不敢漁畋　祿山強署之置羊血偽嘔血歸祿山封刀召之　濟引頸待　肅宗使汙賊官羅拜　子逢讀書自力不謁州縣　歲饑節用給親里　出家貲周朋友緩急　欲請載父名國史　袁滋表濟行與皐同科　元稹移書史館韓愈　愈謂逢與其父俱當得書

孝友

張琇　復讎父審在雋州以被誣謀反見殺于御史楊汪　琇年十一與兄瑝徙嶺久之　逃還狙殺

汪而以朕繫于斧九齡以為宜貸耀卿等卒殺之

陸南金 匿盧崇道自逃逃嶺南侍御史王旭按之弟趙璧爭匿崇道者我兄又言弟自誣元宗皆宥之

隱逸

王希夷 牧羊取傭葬父母 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餌松柏 刺史問政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東封詔州縣敦勸見行在年九十帝令張說訪政官官扶入宮與語甚悅 敕州縣致酒肉帛

盧鴻 博學善書 盧嵩山 開元初再徵不至 五年下詔至謁不拜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歲給米百斛絹五十 歸為營草堂 到山中廣學廬聚徒五百

吳筠 舉進士不中居南陽入嵩山從潘師正 天寶名至願隸道士籍待詔翰林答帝深於道

無如老子　答治鍊非人主所宜留意　開陳皆名教世務微言諷天子　沙門嫉之高力士事佛共短之　求還嵩山詔立道館　祿山亂入茅山入剡　文章詆釋氏　歌詩李白祖甲乙

司馬子微　事潘師正傳道引辟穀術　師正謂我得陶隱居正法建而四世矣　徧游名山廬阜天台　武后召之即歸　睿宗使其兄承禕召之問其術曰為道曰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問治國曰國猶身　開元召至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居三體書老子　玉真公主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

賀知章　陸象先謂季真清談風流一日不見鄙吝生擢道士超拔羣類科　張說表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　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源乾曜謂兩命之榮　元宗自為贊賜之　中

王薨選挽郎不平蔭子喧訴知章梯墻出首以決事　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秘書外監　草隸十數字世傳為寶　醉屬辭不停筆天寶初夢游帝居乃請為道士還鄉　以宅為千秋觀而居　求周宮湖為放生池賜鏡湖剡川一曲　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儒學

馬懷素

晝樵夜燃以讀　中文學優贍科　監察御史不為武后按崔慎貞反　劾宰相李迥秀籍易之勢斂賄　為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考功覈取實才不阿權貴請謁　手未嘗釋卷元宗詔褚無量更日侍讀帝日送迎以師臣禮詔舉校秘書文籍　然不善著述無所敘別

褚無量

龍出若不聞　尤精禮史記　爭韋后不當預祭天解官　侍讀東宮進翼善記　號訴犯墓柏鹿　鹿為馴擾　以耆老許胥輿入殿　頻上書陳得失　郇姚崇太廟符堅故殿之言因上

疏請出後宮舉賢撙奢輕賦謹刑納諫謇諤繼絕幸東都請致祭古帝王賢臣序功臣絕世從之

請檢校求遺書四庫完治　太子及四王未就學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於是各為選侍讀　太子齒胄于學詔無量升　上謂無量朕師後康子元侯行果亦踐是選而禮遇衰

康子元　會稽人　開元詔舉治易老莊者　侯行果薦之張說遂侍讀　東封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　子元請先祭後燔行果趙冬曦謂祭已而燔則神無由降說稱康子獨出蒙輪當一隊邪議

侯行果　上謂更求善易者無賢行果

殷踐猷　通氏族歷數醫方　善知章陸象先韋述知章號五總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　舉文儒

異宰叔父喪哀慟嘔血卒　子寅舉宏辭殺侮慢吏貶　寅且死以母老不忍决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誓事祖母祖母疾不脫衣者數年　白燕巢楣

元行冲　名啓　少孤養於外祖韋機　博學尤通故訓　仁傑謂吾藥籠中物　魏典事詳文約學者尚之　得銅器似琵琶知名阮咸　以書生非彈治才辟　闕内按察　奏彭王子志謙株蔓獄不樂法家　謝大理官　繼懷素撰晉書　繼無量校四庫書　元宗注孝經詔為疏　帝因魏光秉請命與諸儒疏魏徵類禮列于經立之學張說以戴禮不可罷止之　行冲疑諸儒間已著釋疑言小戴行於漢末其書紛雜魏氏正之

陳貞節　議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陵廟禮不當與列帝侔裴子餘駁之止减吏卒之半　議昭

成皇后配睿宗肅明皇后不當並升　議奉中宗
別廟升睿宗繼高宗為七室　伊缺男子孫平子
上書非之援經辨數博士不能屈然蘇頲右前議
卒不復中宗於廟　惡武后明堂壞修請以明堂
復為乾元殿

盧履冰
言古禮父在為母朞徹虛而心喪武后始同
父三年非是　又陳父在為立几筵者一朞
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行
冲亦謂妻喪杖朞者遠嫌疑尊乾道也請據古詔
服紀一用古制自是或朞而禫禫釋
心喪或朞而禫三年或齊衰三年

施敬本
講求封禪儀　舊制盥手洗爵侍中主之敬
本謂大宗伯鬱人掌祼事漢用侍中皆褻臣
令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　舊制祀天神太祀主
之敬本謂古二君相見卿為賓況天人之際今太

祝乃下士

王仲邱 請合顯慶貞觀二禮大祀並用

趙冬曦 中宗時請定科條直書其事以準加減隋律日律無正條自是憎愛為輕重 開元時集賢院修撰與康子元議封禪儀

尹愔 父思貞春秋擢高第 釋奠講辨三教 撰諸經義樞續史記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卒 愔博學尤通老子為道士 元宗尚元言召對甚喜 辭集賢兼脩國史詔以道士服視事

鄭欽說 解梁太常任昉所得鐘山壙銘 李林甫惡之貶卒

文藝

李邕 父善淹貫不能屬辭號書簏 注文選 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邕少為補益之附

事見義兩書並行 見李嶠求假直祕書讀書未幾謝去與篇隱軼了 辦如響 嶠與張廷珪薦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拜拾遺 大言請聽宋璟劾昌宗奏 諫中宗用鄭普思 僭張柬之貶 韋氏敗拜侍御史彈劾任職 元宗時廷珪授為中丞姚崇疾其陰擿黜之 東封召見獻賦矜肆自謂且宰相 與張說相惡會坐贓孔璋上書請代得減死 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 起守括州喜興利除害復坐誣得罪 入朝眉目瓌異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 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 以讒出守汲郡北海 林甫就郡杖殺之 長於碑頌 金帛請文者鉅萬 文名天下號李北海 盧藏用謂如干將莫邪但虞傷缺杜甫為作八哀詩 資豪不治細行在所賄謝畋游自肆

以敗

呂向 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號連錦書 賣藥即市閲書 上美人賦諷花鳥使 詩諷校獵 帝自為文西岳詔向鐫勒 東封諫以畚鍤入仗內朝回道見老人乃其父 以李善釋文選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為詁解時號五臣註

王翰 豪健恃才 張嘉貞偉其人 張說禮之益加舉起拔羣類 聲技視王侯 豪俠游畋伐鼓窮歡眂卒

孫逖 崔日用令賦土火爐與定交年十五 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及賢良方正 考功取真 鄉李華穎士等 八十猶為令求降外官增父秩 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典詔誥為最而逖尤精密 九齡視其草不能易一字 子成

李白

宗室夢長庚生　客隱岷山舉有道不應
蘇頲謂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喜縱
橫　任俠輕財　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
沔居徂徠山沈飲　號竹溪六逸　賀知章見其文
稱謫仙言　於元宗召見金鑾論當世事奏頌　賜
食親調羹　沈香亭召之已醉於市以水頮面援
筆成文　醉使高力士脫靴故帝欲與官楊妃沮
之　知不為親近益驁放不自修　與知章李適
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飲中八仙
求還山　浮游四方　祿山反往宿松康廬閒依
永王璘　璘起兵逃彭澤　璘敗郭子儀請解官
以贖得流夜郎　歸依當塗令李陽冰　代宗以
拾遺召已卒悅姑孰謝家青山欲葬之　後裔惟
二孫女為民妻告之范傳正為改葬　二女有風
範不肖
改嫁

張旭 吳人 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
張顛 尉常熟老人陳牒求判因見其所藏畫
其法 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得筆法意
觀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後人於歐虞褚陸書皆
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 惟顏真卿崔邈傳其法
文宗詔以白詩旭草裴旻劍舞為三絕

裴旻 為奚所圍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
守北平日射虎三十一父老曰彪也遇真虎且
敗小虎出叢大吼弓
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 九歲屬辭 弟縉齊名 孝友 九齡擢拾遺
祿山獲之以藥下利陽瘖迫為給事中 賊
合梨園樂作詩悼痛故得免罪 自表五短縉五
長乞免右丞而使縉還京師時為蜀州 作書別
縉及親故停筆而化 草隸畫名盛開元天寶間
貴人虛左以迎 畫思入神 別墅輞川圖 觀

案樂圖事沈存中辨其妄　兄弟奉佛
不食葷衣絲　代宗問維樂章縉上之

鄭虔或告其私撰國史蒼黃焚之坐謫十年　元宗
愛其才置左右以不事事為置廣文館而以為
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所在訴於宰相　雨
壞廊不修寓治國子監館遂廢　善圖山水好
書無紙取慈恩寺柹葉隸書　寫詩并畫以獻帝
稱鄭虔三絕　祿山刼之稱病求攝市令潛以密
章達靈武　為崔圓繪齋壁得免死　虔長地理
山川物產兵戍無不詳　天寶軍防錄諸儒服其
善著書　在官貧約　杜甫贈詩　鄭相
如預知天寶事戒無汙偽官故不附賊

蕭穎士四歲屬文　十歲補大學　一覽即誦　進
士第一　父旻抵罪以有佳兒得宥　裴耀
卿等先進與均禮故名播天下　奉使括遺書淹
久被劾　客濮陽授業號蕭夫子　以父喪不肯

見林甫林甫怒不下已類士作櫻桃賦譏之依
春秋為編年書司馬昭弒帝書陳霸先反史官
韋述薦自代不屈林甫免官　倭國願得蕭夫子
為師　知祿山必反托疾薦大室山　祿山反見
河南郭納謀守禦納忽不用　見山南源洧諫毋
退保江陵　不受永王名　請宰相崔圓并江淮
劉晏果反　圓以為揚州功曹　後客死汝南逆
旅十年二五　門人諡文元　樂閒人善　推引後進
皆名士天下推知人　凡事元德秀而友殷寅真
卿等　與李華稱蕭李　與陸據李華讀龍門路
傍碑額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記　奴事之十年
笞楚不去云愛其才　惟許子昂冒嘉謨盧藏用
之文董南事孔
述眷之博學

李華　慕汲黯　劾國忠支婭州縣肅然　祿山反上
誅守策　輦母逃賊見獲署偽官　自以隳節

危親肅宗名之不拜客山陽勒子弟力農晚事浮屠不甚著書惟家傳墓版州縣碑頌金帛强之乃應大歷初卒　舍元殿賦　弔古戰場文汙為故書置梵書度頻士讀之謂君加思慮便能至　宗子翰從子觀見肅宗

孟浩然　襄陽人　好節義　振人患難　九齡王維稱道　維邀入內署　元宗偶至問詩　對不才明主棄　採訪使韓朝宗約偕至京薦之會劇飲歡甚不赴　背疽卒　王維過郢州畫像刺史亭名浩然亭　鄭減改孟亭

王昌齡　**崔顥**　與浩然同名開元間皆位不顯不顧細行　顥好飲博娶美妾

方枚　**張果**　善息氣能累日不食　自謂生堯丙子歲位侍中　召問神仙事　未幾卒

姜撫 韋縚言其數百歲名之 自言服春藤上采賜中朝老臣民間以酒漬飲多暴死乃止遂慚逃

外戚 王仁皎 元宗廢后父 避職不事 委遠名譽

楊國忠 太真從兄為相見前

宦官 握兵故禍慘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

楊思勗 姓蘇 元宗討四難為爪牙 開元初大敗安南蠻 平五溪亂斬首三萬 平邕州封陵僚梁大海 平龍州蠻坑其黨六萬 鷙忍敢殺

高力士 馮盎曾孫 嶺南李千里獻二閹曰金剛力士 武后畀逐之中人高廷福養之 元宗

在藩傾心附結　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四方　奏請先省後進小事傳決　宇文融林甫國忠祿山仙芝等皆厚結之得將相牛仙童邊令誠等寵雖與力士等亦藉力士左右　肅宗在東宮以兄事它王公主呼翁戚里尊曰爹　諫以天下事付林甫帝不悅由是還內宅不復事　以陰巧得譽有素恩藝者亦帝愛幸驕位見惡人士天寶初置力侍省與力士同爲之上幸蜀藝臣賊兩力士從幸　在蜀諫何憂之語從上皇西內十日李輔國誣流之　赦還見二帝遺詔慟哭嘔血死年七九　贊立肅宗為太子　言雲南喪師北兵强悍　因大雨言權假宰相所致天下事庸可復安親昵覆敗不為救　宇文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酷吏

王旭

珪孫斬易之兄昌儀斬韋后黨周仁軌盧崇道嶺外逃歸殺其三子凡海內名士皆絓

染流徙　與李嵩李全嚴酷號三豹製獄械
紀希虬使奴事之得其罪數千上之遂貶死

吉温　項從子　薛嶷引見元宗上目之曰是一不良
我不用罷之　京兆尹蕭炅使為林甫訊李適
之張均偽選十六人日中獄具　自謂若遇知己
白額虎不足縛　炅薦之林甫使除不附己者
錢塘羅希奭為奔走椎鍛殺柳績尸大理垣
下并遣希奭杖殺李邕裴敦復及皇甫惟月韋堅
殺　楊慎矜連數十族　號羅紺吉網　媚國忠祿
山　謂祿山曰君若薦我為宰相則右　相可擠　右
相即林甫　祿山大悅鎮河東表自　副　國忠引
為中丞朝廷動靜不淹宿即報祿山　上欲使代
希烈相國忠以附祿山用韋見素代之　祿山國
忠爭罷温貶祿山遂貶既而與希奭皆見殺　上
聞其斥曰温本酷吏予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今
斥公屬安矣祿山反授其七歲子河南參軍以報

之

奸臣

李林甫見前相類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生有祥張仁愿搜其帳盡殺之匿而免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遂姓安張守珪使與史思明俱為捉生至因為養子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之入朝盛言其能天寶初為平盧節度林甫請專用蕃將故帝寵益堅帝使出入宮禁為貴妃養兒起第京師服御擬乘輿太子九齡言其反不信天寶十三載反僭號燕肅宗立其子慶緒使李豬兒殺之詳見肅宗

肅宗 顏真卿因蠟丸頒赦河南北江淮而諸道徇國

之心始堅　郭子儀將兵五萬至靈武而人始有興復之望　張廵許逺死守睢陽以全江淮而東南賦入得濟中興之需　廣平王俶即代宗與郭子儀復西京東京　史思明因安慶緒使者降張鎬請勿假以威權上不從而思明復陷東京其亂終帝之世右復兩京及再亂事　請兵回紇　賣官濟軍興　又專以官賞諸將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而名器之濫極　子儀光弼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忠臣義

士自此不得盡其力　平盧節度王元忠死令察軍中所欲者立之而節度使之廢置自此一出軍士
王璵專依鬼神求媚為中書侍郎　置道場禁中
李輔國專掌禁兵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行　上皇居興慶宮輔國矯上語迎居西内上欲誅之畏其握兵不敢
元載為租庸使按籍舉八年租調逋負籍所有中分之甚或十取八九名白着　李輔國初與張后表裏專權遷上皇後交惡后謀誅之謀泄見殺輔

國繼為盜所殺右紀綱大壞矣

郭子儀守靈武以朔方軍討祿山收雲中馬邑開東陘　光弼已拔常山與合兵攻趙郡敗思明于嘉山河北往往斬賊迎王師　與光弼率五萬赴靈武國威大振　帝惟倚朔方軍為根本　賊將誘河曲胡迫行在子儀以回紇平之　敗崔乾祐於潼關關陝始通　與元帥廣平王俶復長安追敗賊于潼關克華陰宏農郡　追敗慶緒復東都　進取河陽河內執安守忠　與九節度進討慶緒於相州而魚朝恩監之王師無統以及于敗　朝恩因譖罷之以光弼代領朔方兵　思明再窺河洛西戎逼擾以為鄜坊節度重京師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散地出鎮邠州黨項遁　以為諸道都統率兵趋沱陽定河北朝恩沮之　光弼敗卭山失河陽河中太原亂遂以為副元帥封

汾陽王比絳誅首惡諸鎮皆奉法　代宗立為朝恩元振所譖遂表解元帥節度　與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身為天下安危二十年　却回紇吐蕃事並詳見代宗

李光弼

王忠嗣遇之厚於諸將曰他日得我兵　祿山反子儀薦持節河東救常山獲安思義不殺問計敗思明于九門　又追敗之趙郡拔趙進圍博陵　又與子儀敗之嘉山降河北十餘郡欲竟趍范陽會潼關失守乃赴靈武　入太原斬侍御史崔衆威震三軍兵不滿萬思明以十萬攻之敗走留蔡希德攻之亦敗走　九節度敗慶緒鄴西光弼請逼之魚朝恩不許思明來援諸將驚潰獨光弼整衆還太原　代子儀為朔方無所更易號令之壁壘旗幟皆精明天下兵馬副元帥　思明窺洛光弼馳入東都進軍河陽大敗賊於中潭再戰就軍中擇郝廷玉論惟貞督戰大敗之禽周

擊等安太清走據懷縣進圍之而留雍希顥守野水渡使勿戰與賊將高暉李日越同來禽太清復懷州又破思明於河陽魚朝恩言賊易滅詔促光弼戰僕固懷恩陰佐朝恩違光弼命陣于原官軍大敗于邙山懷州復陷上召光弼入朝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興疾破半之朝恩征相州北邙之敗忌之程元根亦忌之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吐蕃犯京師代宗詔入援遂畏禍不敢行幸陝猶倚以為重卒不至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李郭齊名而戰功為中興第一

相

常見素詳見元宗與崔渙房琯奉冊寶至靈武

崔渙喜其占奏即拜相肅宗立與見素赴行在以選補不精出簡淡自處慨論元載奸貶死

李麟　宗室好學善文　河東有清政　祿山反以儒者非禦侮材還為祭酒　為相以宗子獨留
繼百司　苗晉卿崔圓等皆附輔國取安獨守正不阿順

崔圓　銳功名　元宗西幸至河他供帳皆備盛陳蜀土豐稔及甲兵之盛即日相之　肅宗召赴行
在為劍遺愛碑于蜀　留守東都值相州之敗委東都奔襄陽　守懷汾以治行稱　鎮淮南六年
吏民乞留

裴冕　明銳　嘗為王鉷判官鉷得罪辦其誣　鉷死為斂塟　副肅宗為帥募驍勇十餘萬　與杜鴻
漸勸進遂相　請責官鬻僧道濟軍　子儀言其有社稷功為相程元振所構代宗遂相之　入拜不
能興元載舊為其所甄引代之贊謝　忠勤自將而不知宰相大體　豪侈　僕射中　見俸薄月

二千緡壽見顏色
輔國諷使薦已為相　李

房琯

父融相武后
主德化為治家　作封禪書說張說得用為縣
　　　　　　　為華清宮驪山疏岩剔數
幸蜀追及拜相奉冊至靈武肅宗以有重名
傾意待之　參決機務諫以第五琦為租庸使
是又一國忠上曰六軍方急無財不能對　賀蘭
進明言琯大言無當因以永豐王統兵事離間之
上疏之　自請平賊用春秋車戰大敗於陳濤斜
上顏真卿劾之　多言其請包文武可復用　上
怒之出為邠州人以便安政聲流聞　好老子浮
屠高談有餘　天下多故不以職事為意而欲從
容鎮靜以輔治　又知人不明故功名隳損　史
贊稱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若承平不失
為名
宰

苗晉卿 林甫委銓事 以中丞帳倚子奭為書判魁元宗覆實皆白 河北政化大行 望壺關縣門輙步 郡太守迎𢷎立飲白醨以老辭致仕 肅宗自扶風召相 大漸攝冢宰代宗立固辭 老蹇甚間日入政事堂召對小延英對小延英始此 寛厚所至稱惠化 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保寵名而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人比胡廣 諫用李輔國為常侍 諫論陳希烈死 陸贄請進其子官因言其謙柔敦厚三朝所推 厚元載

張鎬 好王伯大略 嗜酒 國忠薦為巳重 布衣二年至宰相 諫禁中道場曰當修德彌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 察思明以范陽獻順之偽及許叔冀狡獪必變 鎬不結宦官皆惑言思明叔冀之忠遂罷相後果叛 後為撫州洪川平諸寇 廉簡 在位雖淺天下推舊德

王璵 少為禮家 承元宗意專事禱祠初效俚俗用紙錢 肅宗立亦以禱祠見寵為中書門下平章事中外大駭 左道紛進 分遣女巫禱天下山川至黃州刺史 左震斬之 作天華上宮露臺 昭應令梁鎮上書停之

李峴 宗室 京兆尹幸溫湯獨無所獻 出守零陵政得人心 京師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相肅宗經綸為己任事多獨決上待之恩意亦厚 李輔國制敕不出中書峴極言其惡始停口敕處分各歸有司 毛若虛希輔國旨變亂謝夷甫獄峴謂示無御史臺帝出峴 相代宗 事見後

李揆 諫上皇翊聖號 取士陳書中庭約使盡言 決既相帝嘆門第人物文學三絕 善奏對事明當 銳進近名 忌呂諲入相搆之 謂元載麞頭鼠目流落十六年丐食取給 載死獨用

盧杞惡之為入蕃使　酋長問唐第一人李揆是
公否　本傳稱格李輔國羽林騎激循京師之議
而輔國傳謂當國以
子姓事之號五父
呂諲　勤謹事哥舒翰諸僚出遊獨據案鉤視簿最
由中人進於肅宗所陳無不納　為使按羣臣
之汙賊者人憚其持法　上憂九節度敗相之
釋良拜賜戟　引妻父為卿妻舅為郎從中人請
與人以官遂罷　鎮荊州請置南都而改為江陵
府　伏甲為長史斬陳希昂　暴李輔國所擢妖
人申泰芝惡　威惠兩行　李揆恐其以善治聞
復用使人刺其失上遂擯　在朝不稱職　荊州
號令明賦役均治尚威信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至
德以來方面數十人為最　薦杜鴻漸元載　嚴
郢請謚二名獨孤及
議美惡不在多名

第五琦 勸賀蘭進明出賊不意收所陷郡 遣奏事肅宗陳令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出江淮為淵請假臣一職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上悅拜江淮租庸使鹽鐵鑄錢使 鹽鐵名始此 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饒 鑄乾元錢以一代十 為相又鑄重規一代五十 會物價騰踴饑饉相望議者非之貶忠州 或告其納金曰位宰相可自持金耶有司以為具服流之 起為朗州有異政 復領鹽鐵等使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門為度支患豪將求取無節始以左藏財賦進大盈庫事 見楊炎傳

蕭華 謹重方雅 陷於祿山間道奉表欲以魏為內應 李輔國求宰相拒之輔國矯詔罷之

元載 輔國請罷華而相之 見代宗

裴遵慶 外晦內明不干當世役夫怨蕭克濟有醜
言 有司論大逆爭之全救數十族 吏事
第一 知選強敏詳視簿牒 蕭華薦之相代
宗以忠厚大臣使宣慰懷恩 復以僕射知選事
優其老聽就第注官 性惇正老而彌謹 薦賢
恥謝 諫從益畏 削藁 史稱中人之賢 子
向以學行特戶門
曽孫樞相昭宗

諸臣 顏真卿 字清臣 師古五世從孫 少孤母教 監
察御史使河隴辨寃獄而雨 號御史雨 使
河東劾朔方令鄭延祚三十年不葬母終身不齒
殿中侍御史時吉溫以私危宋渾曰奈何以一
時忿危宋璟後 楊國忠出為平原守 知祿山
反密為備而泛舟飲酒以紓其疑 祿山反河朔
二十四郡惟真卿守 募兵大饗慷慨感厲十七
郡同日自推為盟主兵二十萬 清河太守使李

等乞師從之斬賊萬級 軍費困竭拔景城鹽自
助 忠明尹子奇復陷河北惟平原博平清江固
守 度不可抗 赴行在拜御史大夫繩治如平
日百官肅然 納京復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眞卿
曰上皇在蜀可乎乞築壇東向哭 宰相出之
唐昱訶之貶饒州 乞鎮浙西以預備劉展為生事
召為刑部侍郎 上皇遷西內率百官問起居李
輔國貶之 代宗自陝還請先謁陵廟而即宮
斥元載朝廷豈堪公再壞 載請羣臣奏事先白
長官長官白宰相詳可否遂疏極論載奸載貶之
陝州 為撫湖刺史 載既誅楊綰薦之盧杞
陷之使 諭希烈 希烈使李元平說斥之 朱滔
等使者謂求相孰先太師又斥之 希烈屢脅之
終不屈遂見害 逮事四朝 剛而有禮 天下
稱曰
魯公

穆寧以息屬母弟從真卿於平原　勸真卿同守　真卿已過河見肅宗自言不用寧言至此　上欲以為諫議會真卿以直忤亦罷　光弼檄取糧不予曰命寧主糧者赦也　李忠臣與夾淮為治叔掠遂衰漕賈得通　或以和州天寶舊版校戶劾之御史覆視則增數倍然不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惡之　雖直亦置散位　從奉天回曰可行吾志矣即罷　寧之老四子贊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守道以行誼顯　家令訓諸子　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稱家法者尚韓穆二門

李嗣業善陌刀　為高仙芝陌刀將破吐蕃十萬於娑勒　從平石國及突騎施跳盪先登號神通大將　仙芝敗於石國嗣業揪之得還　表鎮疏勒築城屢壞禱之白龍見城成　禱耿恭故井

泉復出　尺𨈆葱嶺大石元宗時　與諸將赴鳳翔割臂相盟所過州縣秋毫不可犯　帝喜其至曰卿至　賢於數萬衆　統前軍復長安復東都戰功居多　九節度圍相州獨披堅執鋭為諸軍冠中流矢病間戰大呼卒於軍不及于潰　賞賜皆上于官助軍

九節度者朔方郭子儀　淮西魯炅　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　鎮西北庭李嗣業　鄭蔡李廣琛河南崔光遠　河東李光弼澤路王思禮將所部助之

王思禮 從哥舒翰　數勸翰誅國忠　從復東西京相州之敗　與光弼軍獨完　善守短攻

拜司空不為宰相而拜三公始此

魯炅 顔真卿問哥舒翰得人乎翰指示之曰當為節度　鎮山南賊圍之南陽一年晝夜戰力竭奔

襄陽然賊欲侵江漢賴晃扼其衝南夏得全
相州敗中流矢奔　潰兵剽掠晃軍尤甚

辛雲京 世將家　有膽決　禽生斬馘常冠軍思
明也相州以銳兵四千追襲破之　太原軍
亂上以其性沈毅使尹太原賞罰絲毫不貸軍中
畏信　回紇入朝所在暴鈔過太原以戎狄待之
虜畏不敢惕息　太原大治　德
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為次

馬璘 讀馬援傳慨然　扶風從安西府累
立奇功　率精甲三千赴鳳翔初戰衛南以百
騎破賊五千　從光弼攻洛陽　邙山之戰先率
五百騎出入三反光弼謂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
馬將軍者　破吐蕃　不赦元日犯盜之辛　徹
士龍而雨　大歷間與瑋咸破吐蕃　少學術
武幹絕倫　治第侈甚德宗毀其中寢而禁
第舍踰制者　亭館入官為羣臣賜宴之地

李光弼將荔非元禮 中潬破周摯李嗣業卒於相州代之

郝廷玉 善格鬭善布陣

李國臣 栢良器 年二十四更六十四戰伏弩觧李希烈寧陵之圍

李抱玉 從光弼戰河陽差功第一詳見代宗

崔光遠 元宗西狩留為京兆尹 斬秉火亂入宮闕者 斬賊將 懼祿山奔靈武上使復為京兆 回至渭北斬賊二千自是賊常避其鋒 鎮魏州潰圍走誤斬良將李處崟 鎮荆襄沈飲賊郭恒約黨項入冦 成都平李奐兵而不能禁士卒之剽掠

李泌 見肅宗靈武議國事 辭官 勸幸彭原 侯西北兵賦 諫與張良娣博 諫賜張良娣七寶

鞅諫良娣正位中宮宜待上皇
命請迎上皇　相德宗詳見後

杜鴻漸肅宗按兵平涼未知所適為定計至
靈武力勸即位　相代宗詳見後

李勉靈武劾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帝嘆有勉乃知
朝廷之尊　諫殺關東俘後歸者自至　詳見
德
宗

王栖曜一矢殪祿山將邢超
遂救曹州　見德宗

來瑱尚名節　有大志　張鎬薦能斷大事　有禦侮
才　守潁川破賊甚衆人目為來嚼鐵　鎮山
南兩破思明餘黨襄漢士宜其政　朝廷易鎮諷
衆留已　裴茂表其恐難制代宗詔代鎮而圖之
茂大敗被禽　程
元振譖之流死

田神功 嘗戰不勝降思明 禽劉展 鎮淄青 鎮兗鄆解宋圍 鎮河南 見光弼侍官屬均禮始折節謙損

路嗣恭 神烏臧姑二縣考績為天下冣 渭南令主杜佖東陽二驛當闕畿用兵儲具有素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凋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朔方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江西觀察善治財賦 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大擾平之因晃事誅角賈沒其財數百萬 為元載護賈明觀出竟 代宗時賂楊炎錄前功三事貪而無識

李適 中有道科 哥舒翰敗于潼關請竭禁藏募死士 言中人監軍之弊因言臣數言之不聽故陛下有今日 行 負氣敢言權近側目 言諸生不可分鎮 輔國惡其才毀之 諫肅宗分劍南

為東西川兩鎮百姓弊于調度　鎮西川失松維
二州　語王霸衮衮不厭　功名自許言浮其術
政寬簡所涖人便　五十
為詩即工每一篇即時傳布

令狐彰　自思明虜籍士馬州縣獻欵遂鎮滑亳魏博
田疇大闢　貢賦如期　遣兵防秋所過不
受供擬　將死赦子歸私第悉上軍
府兵仗財用簿冣　表劉晏李勉自代

烏承玼　與族凡承恩號轅門二龍　敗奚契
丹　飭史思明東自本朝　子重胤

僕固懷恩　鐵勒側人　自正觀世為金微都督善
闊識戎情　從郭子儀討祿山雲中下馬
邑會光弼于常山趙郡走思明與子儀赴靈
武　子玢敗降虜拔歸斬之將士殊死戰破其衆
奉詔乞師回紇　從子儀下馮迎河東　統回
紇兵從復兩京　從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州

攻相州為先鋒　然剛決犯上子儀能優容之光
弼代子儀懷恩常怏怏不樂　邙山之戰不用令
故敗　代宗立遂叛引吐蕃回紇入寇
卒為叛臣　以後詳見代宗叛臣類

李忠臣　即董秦　從劉正臣赴難屢立戰功與田
神功下平原樂安　破慶緒將下詔褒諭
從子儀圍相州　陷思明挈五百人冒圍歸光弼
詔賜姓氏　與平東都　至德宗時遂為叛臣
詳見代
德宗臣類

李懷玉　即李正己　從侯希逸　討史朝義　代宗
初軍士逐希逸而代為淄青節度遂為藩鎮
詳見代
宗藩鎮類

劉昌　史朝義圍宋州說李岑
屑妯堅守　見德宗

韓滉 聚斂 軍興賦稅無藝滉深文鉤録 詳見代德宗

崔羣 乞上勿問子儀家與嬖人爭財之訟人謂識大體 詰吳少誠擅決洧水溉田竦然聽命

韋陟 招諭永王璘 與高適來瑱盟辭旨慷慨 永王敗趣赴鳳翔 陟馳往慰諭李廣琛從永王亂者 帝疑顧望不用 詳見元宗

于休烈 修史 諫冬至元日賀皇后 詳見元宗

柳芳 史臣 繼韋述成史起高宗訖肅宗乾元 天寶棄取不倫 後與高力士俱貶黔中因質開元天寶事本末為唐歷然無褒貶

冕 與父芳並居集賢 攷禮詳明德宗嘉異 以議論勁切執政出之 以久踈斥上表乞歸朝覲 關中置牧區調民牛馬民間怨咨

徐浩 四方詔令多出其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 肅宗悅之參太上皇誥册寵絶一時 為右丞言自林甫國忠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郎署請如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詳斷復始此

李輔國譖貶之 代宗召拜會稽縣公出鎮嶺南以環貨數十萬餉元載李栖筠傳 與薛邕分典選托邕擬妾弟長安尉李栖筠劾為明州別駕晚節治廣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以敗 父嶠之授書法 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 草隷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渇驥奔泉

元結 元魏之後 十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 陽俊謂一第恩子 肅宗問天下士蘇源明薦之 上時議三篇設問答備言得失 為山南參謀募戰士降劇賊五千 瘞戰死者 諫親征思明 發宛葉兵守泌陽險全十五城 水部員外郎參山南東道來瑱府勸給父母隨子在軍者衣食曰

渠有青具義勇而不勸孝慈耶　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　益著書作自釋　道州常蠻亂後户裁四千結為守不忍加賦乞免租税及租庸使和市物十三萬給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容管經畧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具德立石頌德

忠義

顏杲卿 真卿同五世祖　剛正明濟　書判超等席豫推伏　禄山表假守常山　禄山反與長史袁履謙謀起兵　真卿以平原相犄角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戍柴揚塵賊棄圍走　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樂安傳首上谷文安信都魏鄴皆自固兄弟兵大振　禄山大懼使思明攻之　粮矢盡城陷不降罵賊至死不絶　履謙為賊斷手足臠之

孥泉明 有孝節　以往太原約王承業免於難　父故將妻奴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悉力賙給

求父與履讓屍歛瘞 鄆令教化清明誅宿盜
人情翕然 貧而廉相從 百口飦粥不給無愠嘆

賈循 蘇頲謂令頗牧 祿山使守幽州杲卿
招之以傾賊巢 謀泄祿山殺以狗

張巡 鄧人 博通羣書 氣志高邁所交必大人長
者 開元末擢進士 清河令有治績 困阨
歸者傾貲振護 以楊國忠為國怙朝官不可為
調真源令 誅猾吏華南金 政簡民安 譙郡
守楊萬石遣迎祿山 巡遂與兵 令狐潮圍之六
旬大小數百戰潮走 大將六人勸降巡設天子
像朝拜而引六人斬之 粮盡取潮鹽米千斛
矢盡縛藁人千餘得賊箭數十萬 復遣之賊不
備因斫 潮潮大亂 圍四月賊常數萬巡才千餘
戰輒克 賊將楊朝宗謀趋寧陵絕巡粮路巡拔
衆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姚闇等合 遣雷萬春南
霽雲戰寧陵北殺萬餘人朝宗走 拜河南副節

度安慶緒遣尹子琦等十餘萬攻之日中二十戰遠讓巡治兵而已居下子琦敗去拜巡御史中丞　子琦間巡欲攻陳留復圍之巡親督戰賊潰　五月剡蒿矢試子琦霽雲一發中其左目賊退　七月復圍之食盡救不至巡殺愛妾奴遠殺僮羅雀鼠煑鎧弩以食　說賊將李懷忠等降皆得其死力　霽雲冒萬衆出請救於許叔冀賀蘭進明皆不應　賊益急衆議東奔巡遠以睢陽江淮保障不可　十月士病不能戰被執罵賊不降與霽雲姚閭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　巡讀書不過三為文不藁　睢陽士卒居人一見皆識其姓字　四百戰斬賊將三百卒十餘萬　用兵未嘗依古法以少擊衆未嘗敗　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無畔者　城破遺民四百而已　亡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　李翰謂天下不亡皆其功史賛謂賊下得愽食東南牽制首尾全江淮財賦

濟中興雙廟至今

許遠 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與巡同年而長巡呼兄巡死遠被送至偃師亦不屈死

巡子去疾訟其獨全李翰為巡傳缺遠事昌黎非之曰遠非畏死者史贊遠後死不為屈

南霽雲 幼為人操舟高衡擊賊汴州以為先鋒遣至張巡計事留事巡不肯歸巡受圍蘗臺募萬死一生獨唶嗚而來射賊無不應弦而斃

雷萬春 令狐潮圍雍邱六矢着面不動方畧不及霽雲而強毅用命則同

姚誾 崇從孫豪蕩飲譚素善巡為城父令同守睢陽

程千里 祿山反募兵河東因鎮之而守上黨戰功多禽賊將蔡希德幾得而救至橋壞見執

救諸騎還報可失將不可失城　慶緒因之為嚴莊所害

龐堅　祿山反與薛原同守潁川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　晝夜戰自正月盡十一月城陷　二人不降賊縛之至死

張興　一飯斗米肉十斤　為饒陽裨將祿山攻之嬰城彌年　城陷持十五斤刀擊賊賊為氣懾　思明縛馬前勸之降問曰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　鋸解死且罵曰吾能褒彊死兵敗賊衆

卓行甄濟　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之

權臯　皆不汙於祿山　並詳見元宗

孝友 侯知道 程俱羅穿壙作冢身執其勞有助者輒罵而却之 李華作二孝贊盧墓毀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

何澄粹池州人親病俗尚鬼不進藥澄剔股以進號青陽孝子

隱逸 秦系避亂剡溪結廬泉州南安九日山穴石為研注老子刺史往見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塋公輔山下張建封聞其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善劉長卿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年八十南安人立亭其山號高士峯

張志和金華人策干肅宗見賞重待詔翰林貶還以親既死不仕居江湖稱烟波釣徒著元真子亦自名著太易三百六十五卦兄鶴齡恐遁世不還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釣不設餌志

不在魚　縣令使浚渠無忤色　觀察陳少游往為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坊闢其門曰回軒巷為構梁人號大夫橋　帝賜奴婢各一志和配之號漁童樵青　對陸羽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　湖州謁真卿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大笛舐筆輒成

憲宗圖其真求其漁歌不能致　李德裕比嚴光

陸羽

字鴻漸　或言僧得之水濱長自筮得鴻漸于陸因為姓名　其師教旁行書言無兄弟絕後嗣非孝師怒之使執糞除又使牧牛　亡去為優人署伶師太守李齊物異之授書　遂居火山門

貌陋　吃而辯　聞善若已見過規切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　上元初更隱苕溪稱桑苧翁

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慟而歸人謂接輿　拜太子文學從太祝不就　德宗貞元

時卒　嗜茶著經天下益知飲茶　鬻茶者祀為
茶神　常白熊廣其論　李季卿召烹茶不禮之
羽愧因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
風　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儒學 啖助 丹陽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攷春秋三家短
長號集傳十年乃成　又攝其綱為例統　謂
卯明孔子前時人　愛公穀以左氏解多誤　高
弟趙匡陸質錄助春秋集註號纂例　時大歷間
施士匄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
名其學　士匄子陵最卓異

施士匄 吳人　兼善左氏春秋　二經教授
博士秩滿諸生上疏乞留之凡十九年

仲子陵 舍峨眉　好古學通后蒼大小戴禮
秉傳過家　黔中選補　家惟圖書及酒

文藝 蘇源明 守東平請廢濟陽以隸東平　不受祿山偽
官　兩京平知制誥數陳政治得失　思明

陷洛諫親征十不可遂罷東幸

李翰　華子天寶末房琯韋陟薦為史官宰相不肯擬傳張巡功狀上之帝感悟巡大節始白於世義士多之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泂則奏之神逸乃屬文

宦官

魚朝恩　至德初監李光廷軍九節度圍相州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始此以神策兵屯陝思明陷洛長驅至硤石詔益兵十萬使神策將衛伯玉敗賊洛平還屯陝詳見代宗

李輔國　貌儜陋畧通書計事高力士使主廄中簿最王鉷使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肥與謀誅國忠靈武勸即位四方章奏軍符委之謀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不啖葷為浮屠說行人以為柔良宰相羣臣欲見天子皆因以請察事聽兒數十捕逮流降未始上

聞詔書下輔國署已乃行　李揆父事之號五父　貴幸呼五郎　李峴叩頭言且亂國詔勑不由中書者必審覆　諧太上皇交通外人自以兵劫遷之西內以功遷兵部尚書　諷宰相裴冕聯表薦為相上密使蕭華止冕　帝寢疾張后召代宗圖之不從輔國伏兵殺后　代宗即位尊為尚父事皆關白輔國自安使俠者刺之投首溷中

酷吏

崔器　汙祿山偽官　義兵至更募衆應之　走靈武呂諲以為中丞　深文詆從賊王官陳希烈達奚尹等數百人死李峴執奏以六等定罪　病亟叩頭若謝罪曰達奚尹訴於我

毛若虛　上還京請括天下財資國用　覆囚先取家貲定贓　權震朝廷羣臣屏息　貶死

逆臣

安祿山　天寶十二載冬反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子慶緒殺之自立

慶緒廣平王率嗣業子儀討之復東都慶緒大敗走鄴乾元元年詔子儀以九節度兵討之於鄴

慶緒又大敗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兵至九節度師潰　思明因入鄴斬慶緒而

留其子朝義守之父子共三年滅

史思明突厥種與祿山共里先一日生故　相善天寶入奏　帝賜坐奇之曰爾貴在晚　祿山

反留守范陽執杲卿陷九郡進圍饒陽光弼收常山子儀取趙郡合攻之敗走　屬潼關潰召

光弼等還思明軍復張攻土門大敗再陷常山攻平原遂進圍信都　慶緒敗於相州遂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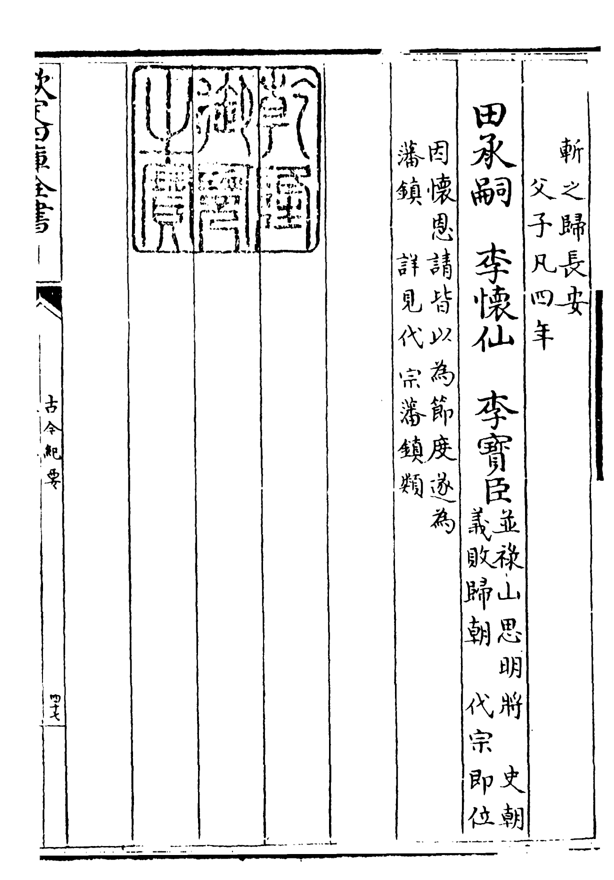
慶緒稱大燕　乘勝陷洛陽敗光弼等于北邙

朝義使駱悅殺其父思明　王師討之敗走　僕固場圍之莫州　田承嗣使之走幽州　李懷仙

斬之歸長安

父子凡四年

田承嗣 李懷仙 李寶臣並祿山思明將史朝義敗歸朝 代宗即位因懷恩請皆以為節度遂為藩鎮 詳見代宗藩鎮類



古今紀要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今紀要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張炳

古今紀要卷十二

宋 黄震 撰

唐四

代宗 宦者程元振用事藩鎮切齒吐蕃入寇元振皆不以聞及寇武功上幸陜諸道忌元振無至者獨子儀自咸陽歸長安虜遁去右敘寇事 僕固懷恩既平史朝義奏以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分帥河北遂

世襲不稟朝廷之命　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自鳳翔西邠州北皆左衽右削弱事　税青苗錢始以畝定税又苗方青而征之瘵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　第五琦税畿内麥韓滉奏瑞鹽　魚朝恩專權上令元載誅之載横愈甚右弊政　劉晏財賦　吐蕃入懷恩引回紇入回紇吐蕃合兵入皆子儀定之

郭子儀復兩京事已見肅宗　代宗立程元振譖之子儀表解元帥節度留京　將使討朝義于洛元振朝恩沮之　懷恩誘回紇吐蕃迫京師始起為關内副元帥鎮咸陽時部曲離散才數十騎

上幸陝子儀收拾兵卒威震關中吐蕃聞之潰
倉卒之變賴復安　元振請都洛子儀極諫鎮
河中將士間之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
汾陽王　以盜平復聚兵耗百姓請罷節鎮自河
中始　以靈武初復百姓凋耗請以路嗣恭鎮朔
方　懷恩誘回紇吐蕃黨項十萬入寇聞子儀而
適還拜尚書令辭　懷恩又誘三十萬深入京師
大震急召屯涇陽軍纔萬人子儀單騎見回紇回
紇下馬拜而吐蕃適困追敗其十萬于雲臺還河
中勸耕足食　周智光叛華州間子儀軍起其下
殺智光　敗吐蕃於靈州　吐蕃寇靈武詔屯邠
州　入對延英語吐蕃方强慷慨流涕上書言簡
練　德宗名為山陵使號尚父盡罷所領使卒年
八十五　時方多虞握兵處外無纖介顧望故元
振朝恩讒間不行　以家僮數十赴朝恩約泣
謂臣不能禁士殘人之墓　田承嗣西望拜　初

過汴州李㝡曜衛送出境　麾下宿將數十皆王
侯貴重頫旨若部曲　幕府六十餘人後皆將相
歲俸二十萬緡家人三千　以身為天下安危
二十年　中書二十四考　八子七壻諸孫數十
子孫多以功名顯　史贊稱權傾天下而朝不
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窮奢極欲而議者不之貶

曜
子儀征伐曜留治家少長無間言居喪以禮
疾不茹葱薤　上四朝所賜德宗復賜之悉散

諸
弟**晞**
從征伐復兩京戰㝡力　朱泚
欲汙以官佯瘖賊兵脅之不動

曖
尚主　不
受朱泚官
奔
天
奉

李光弼
平安史事已見肅宗　朝恩元振中傷之
吐蕃犯京詔入援畏禍不敢行　幸陜亦不
至

相

元載 天寶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入高第度支占奏敏給肅宗異之李輔國娶載族女遂並相度支如故輔國益稱之以度支繁浩揭威寵委之劉晏盜殺輔國載與其謀結中人伺密旨揣上意必諧契誅朝恩益矜肆別敕授官經圖宮殺築私第諸子關通貨賄室宇奢廣名姝異技禁中不逮上垂戒之傲然不悛上積怒妻子盡賜死胡椒八百斛城原州控扼吐蕃之議為田神功所沮

裴遵慶 元年冬與苗晉卿同罷由是元載權益盛詳見肅宗

苗晉卿 練達而畏謹比疏廣詳見肅宗

劉晏 八歲獻頌號神童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所至惠利可紀守餘杭有備永王璘

不敢略而走　尹京兆總大體不苛　代宗以為轉運租庸鹽鐵使通江淮漕渠　歲致四十萬斛關中雖水旱物不貴　上謂朕鄧侯與第五琦分歛天下金穀　又知吏部三銓殿最分明　僕射領使補署數百盡當時之選　權貴干請者厚廩不使視事　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　代第五琦摧鹽益宂　初歲收六十萬緡末乃千一百萬榷居大半　募駛足置驛知四方物價以權萬貨輕重　以湖嶠所出貨輕儲江淮間質銅鑄錢　馬上鞭筭質明視事事即日剖　儲諸州常平米三百萬斛　州縣荒歉民未及困奏報已行　飲食儉狭室無媵婢勢軋宰相　要官華使多出其門　江淮珍甘之貢常先諸府　媢怨由是益多　饋四方名士利啖有口舌者　人議其任數固恩與楊炎僉氣

不相下炎譖殺之　籍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
斛　史贊舉兵數十年斂不及民唐中衰而振晏
有勞焉

李峴　繼裴冕相　相肅宗疾李輔國　相代宗不附
要近　初政事堂不接賓元載始置榻待中人
至峴相去之要近譖罷之　諫畫誅陳
希烈等請以六等定罪　詳見肅宗

王縉　因祿山亂屢更節鎮　曲附元載　恃才狎侮
載亦疾之　節鎮來朝必使出財佐營作　奉
佛不茹葷肉　妻死以第為佛祠　與元載盛陳
福業報應代宗始重佛　創內道場　夷狄入寇
誦護國仁王經　謂祿山懷恩敗非人事　造盂
蘭盆設高祖以下位　置人事不修大歷政刑日
壞皆縉與元載鴻漸倡之　與載俱敗　貪若市
賈　代辛京雲鎮河東誅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

始安

杜鴻漸爲肅宗定討至靈武勸進守判州棄城遁復出諫山荒後婚塟給鹵簿相代宗畏怯無遠略晚溺浮圖道崔旰亂蜀使往鎮撫因與旰厚善而歸薦之獻寶器復輔政將死削髮爲塔以塟

裴冕綱目謂元載以其老病易制故舉爲相受命蹈舞仆地未幾卒詳見肅宗

楊綰洮靖左圖右史凝塵滿席論著未始示人舉詞藻宏麗科加詩賦制舉加詩賦始此充宗請復古孝弟力田等科未幾以無實罷之吏部品載清允元載忌之以爲國子祭酒載罷綰相士相賀以官號重複罷團練守捉使減觀察判官員之半採訪不得擅停刺史

均州府官月廩　羣補穿弊維綰是恃　薨帝
嘆天不使朕致太平　儉約不問生事　清談不
及榮利　欲干以私者聞其言愧止　始執政中
丞崔寬毀池觀　京兆黎幹損騶從十之九　子
儀撤音樂五之四　聞風
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常袞

奏朝恩不當判國子監　請備留京回紇之縱
請却諸道誕日進奉　請省佛老之費易糴
粟減貧民賦　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馬璘
為帝寵任十請皆拒卻　元載死與綰同相　綰
長厚通可袞苛細以清儉自賢上惟信愛綰
死當國與度支韓滉增百官俸多騁私崇怨　奏
罷內厨賜宰相家食　讓堂封　塞政事堂過舍
人院之北門示尊　懲元載責官非文詞者皆擯
不用　世謂錔伯以錔錔無賢不肖之辨　性剛
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　以散官為相子儀為言

加官封 奏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德宗怒使
與祐甫換秩楊炎起為福州觀察始興閩學

諸臣

顏真卿 祿山亂起義兵斥元載朝廷豈堪公再壞
論盧杞奸邪 杞陷之使希烈不屈死

詳見
肅宗

李栖筠 李峴按汙贓群臣栖筠為推原所以輕重以
情繫一旦出 大盜後亡選簿判南曹號神
明 毀鄭白渠碨百所歲得租二百萬 慨然有
宰相望元載出之常州 浚渠溉田興學行化
誅宿賊里無吠狗 浙西平許杲表宿儒為學官
身執經遠近趍慕 帝惡元載欲得剛鯁大臣自
助見栖筠數奏明下不阿附使代張延賞為御史
大夫制麻自中出朝廷莫知 劾載所厚徐浩杜
濟薛邕帝不決奏月蝕修刑以任國風愿不赴
曲江賜晏遂為法 上憚載不敢相而進用密訪

多所補助　見帝依違不斷憤卒　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　天下士歸重號賛皇公　子吉甫相憲宗

韋夏卿　與弟正卿皆策賢良高等　毀懷却從弟執誼干請之全曰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　好古有遠韻　署其居曰大隱洞　所辟多至相稱知人　撫孤姪踰己子

張萬福　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乃學騎射　禽奪送相盜并得先掠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　代宗名見拜和州平許杲　止節度韋元甫厚賞士曰官徒坐仰衣食無所事　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諸將請代元甫去之　德宗謂江淮草木知爾威名　李正己反漕不敢踰渦口使守濠州駐馬發舡　賊倚岸不敢動　泗州載米百車饋魏州饑鄉里　陽城伏閤爭延齡大言捐城曰國有直臣天

下無虞矣　祿食七十年九州皆惠愛

裴諝

父寬　為思明所獲全活宗室數百人蹤賊虜實　徒步扶考功南曹印從幸陝上欲用為中丞元載沮之出為鹽鐵使　當旱入見不對榷酤曰臣涉河東三百里穀菽未種不軫念元元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　德宗時發子儀家奴穿羊事以明無黨附　諫別置三司獄繫登聞鼓　獄官箴諷法吏舜丈　五世為河南　視事不當正處為治寬易　不鞫人贓

歸崇敬

治禮家學　對代宗生人疲獘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　請罷百官朔望服袴褶　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樂主則瘞桑主是不當有二況此廟武后建以祀諸武者　非四季月郊祀之說　釋奠夫子北面揖太重請如武王受丹書行東面禮　使新

羅風濤不易小舟　不貿易惟衣衾東吏傳清德
遣祀衡山不以亂還　皇太子臨學行齒冑禮
請以國子監為辟廱祭酒為太師氏及置博士定
帖經課試等法不行　順宗時與子登父子侍讀

徐浩 已見肅宗　代宗使鎮嶺南嗜財　典選惑於所嬖貶明州

元結 已見肅宗　守道州融管經略　皆有治績

李明叔 東都平後為洛陽令招徠遺民　尹京兆百姓歌之　後在蜀貪　詳見德宗

蕭昕 奉詔冊詔靈武　從幸陝　祭酒請崇太學於是詔羣臣及神策子弟肄業補生員　使回紇
折以納懷恩引吐蕃　八十餘歲從德宗奉天　薦張鎬來瑱杜黃裳高郢裴垍

獨孤及 兒時志立身揚名語　代宗以左拾遺召上命丞相裴冕等十三人備顧問及因上疏

陳政首言聽諫後言時事之弊與天變乞求賢黜貪下哀痛之詔言甚切　又言天下已無盜而兵不解乞減以贍國用　歴濠舒二州歳旱獨安常州甘露降廷　喜鑒拔後進　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　晚嗜琴眼疾不治欲聽之專

黎幹　善星緯　沾沾喜議論　薛頎歸崇敬議以景皇帝代神堯配郊天且謂禘者祭天於圜丘幹上十詰十難駁禘非郊鄭元釋禘自有三説背馳景皇帝不當配天　尹京開漕渠入苑便運薪因客具舟作水嬉媚帝而渠不就　每朝恩視學勞從者費數十萬　以交朝恩黜　再尹土龍禱旱自與巫覡對舞又禱孔子帝笑毁龍而雨　開鄭白渠復秦漢故道溉田磑碾八十餘所　貪暴左道惑上　與宦者幾危東宮德宗立流之市人羣譟投礫

韓滉判度支　廉勤精於籌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吏不敢欺　值連稔邊境無事自是倉庫始充

秋雨害稼恐蠲貸言不損　霖雨壞鹽池奏有瑞鹽　詳見德宗

第五琦已見肅宗　大歷元年與劉晏分理天下財賦

崔縱終元載世不求聞達　詳見德宗

段秀實六歲母疾七日不食號孝童　肅宗在靈武責梁宰追留　安西兵亂獨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羅拜不敢害凡佐三府益知名　李陝白孝德度支不能制軍剽掠得秀實而軍中畏戢　請為邠州都虞候斬郭晞橫卒而以老躄持馬造門責晞邠由是安　為營田官責馬代農償焦令諶

祖令諶自恨死　涇州王童謀間警鼓作亂使遲鼓節又謀救火而亂使火發不救　馬璘為吐蕃

所隅悉銳兵示賊璘得歸　璘死攝鎮軍不得變
吐蕃數年不敢犯塞　非公會不舉酒　賓佐
議軍政不及私　入朝帝問所
以安邊畫地以對　見德宗

李抱玉　本安重璋元宗以戰功改名恥同賊姓改姓
善養馬騎射　為光弼裨將從戰河陽差
功第一　上幸陝盜徧南山五谷東拒虢西抵岐
盡平之　讓司徒讓僕射凡兼三節度三副元帥
又讓之求專事隴　在鎮十餘年雖
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

李承　楚州置常豐堰禦海潮溉屯田收十倍　李希
烈表計梁崇義知其後不可制　單騎代希烈
鎮襄漢迫脅不屈　輯綏撫安闔
境完復　結希烈腹心謀殺希烈

王翃　賊久據容州經略皆橋治　翃為經畧百餘戰復
之　為子儀留後誅凌正　尹京兆饔肷肉腐

激涇原兵叛　守東都屯田練兵吳少誠叛
獨東畿有備　善盧杞助之殺崔寧沮懷光

嚴武 挺之子八歲殺父妾闕 在蜀放肆一言之悅闕
掊虜亦不敢近　慢房琯最厚杜
數欲殺之　李白蜀道難為房杜危

崔寧 鎮蜀十餘年恃强恣横杜鴻漸 受其賄益姿之　詳見德宗

李忠臣 本董秦　肅宗時禦安史平東都有功代 宗時吐蕃犯京師名兵獨先至曰君父在難
可擇日救患乎　敗李靈曜　走田悅　妹壻張
惠光父子為牙將殘克横肆李希烈因衆怒如故

隱逸

張志和 已見肅宗　觀察陳少游禮遇 之　謁真卿湖州往來苕霅

陸羽 見肅宗

循吏

羅珦　江西荊襄鎮軍亂誅首惡環棘俾投所劫物一日滿　吐盧州疾不服藥禱淫祀　修學政

簡易　杜佑上治狀　子讓　焚婢券　尹京請減平糴半　歸其母

文藝

杜甫　少貧客吳越趙齊間　舉進士不中困長安　天寶十三年獻太清宮饗廟及郊三賦　自言先臣恕預以來十一世守儒官臣七歲屬辭且四十年揚雄枚皋可企及有臣如此陛下忍棄之　避亂三州欲歸肅宗為賊所得　走鳳翔上疏救房琯帝自是不甚省録　家寓鄜懦弱至餓死　為華州司戶　年饑輒棄官去　客秦州採薪粟　流落劒南　結廬成都依節度嚴武　嘗醉登武牀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以其好殺　一日武出欲殺甫冠鉤于簾三母奔救得止　崔旰等亂往夔梓間　大歷間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　客耒陽游岳祠大水至旬不得食　令遺牛炙

白酒大醉一夕卒五十九　與李白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　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

詩史　氣節高偉

于邵　邑州僚亂薄城勵兵拒戰　賊降儒服出賊拜乃引去　李抱玉以聞遷梓州不拜　知制誥大典冊必出其手孝弟有行晚益修潔

大歷十才子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司空曙　耿湋錢起　夏侯審　苗發　崔洞　李端

宦官魚朝恩　高宗時事見前　代宗東避吐蕃悉軍迎於華陰　更號天下觀軍容等使　忌子儀功與元振譖之　子儀再安京師甚慚懼徙洛　講五經作文章謂才兼文武　判國子監　怙貴誕辭惟相里造李衎不屈　以水旱不時饋運困竭欲易宰相衎析以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

釋菜講覆餗　造章敬寺為太后薦福　癸子儀
先冢　置獄北軍人號地牢　謂天下事有不由
我乎　養息乞金紫上滋不悅　上倚元載圖之
子儀亦言不早圖變且大　乃入使周皓縊殺
之

程元振與李輔國討難故代宗使盡總禁兵不踰歲
權震天下在輔國右而凶決過之　薦王仲
昇始以將軍兼御史大夫　貶裴冕　殺來瑱　常
譏光弼　吐蕃黨項內侵天下無一士奔命
傅柳抗乞斬元振馳告天下
乃盡削其官流秦州死

駱奉先數用征代　監懷恩軍恃恩而貪懷恩懼譖
遂叛　吐蕃犯京師為城郭使悉毀縣外廬
舍

藩鎮

安史亂天下至代宗瓜分河北授叛將訖唐亡不為王土史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傳田宏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為別傳

魏博田承嗣世事盧龍隸祿山與張忠志為祿山前驅陷河洛 以穎川降子儀俄復叛 慶緒奔鄴合兵助之慶緒復振 又為思明前驅 朝義敗降懷恩 懷恩白之代宗赦天雄節度處之 有魏博貝滄瀛五州治魏州 詔子尚主以結其心愈不遜 取相衛磁三州詔罷兵不奉命 詔以諸鎮兵討之僅得瀛州 朝廷從李正已請遣使許入朝不至復以兵助李靈曜反兵敗上書請罪詔復官爵有州土

田悅承嗣旅子 勇冠中軍大歷十四年承嗣死使知節度

使代宗因命之招賢禮士外示恭順餘見德宗及藩鎮總類 此鎮代宗廣德元年初置

鎮冀李寶臣

本奚冒姓名張忠志為祿山射生將從入朝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為假子為慶緒守恒州九節度圍相州懼歸命于朝思明渡河復叛不肯事朝義以恒趙深易定五州獻代宗建成德軍節度處之增領冀州治恒州賜姓名雄冠山東與承嗣交惡帝因使與諸鎮討之承嗣懼中人馬希倩恚抵其縑乃用王武俊謀陰交承嗣以子惟岳弱殺良將二十餘人衆心乃二信妖人符瑞德宗初為其所殺遺表求以子惟岳嗣餘見德宗及藩鎮總類 此鎮寶應元年代宗初置

盧龍李懷仙

柳城胡世事契丹祿山裨將斬朝義首以幽州降懷恩奏使鎮盧龍

有幽平嬀檀燕營遼洛鄭州治幽州大歷三年朱希彩泚滔殺之旅具家詔宰相王縉代縉見不可制閱旬還希彩領鎮

朱希彩 自立鷙恣七年李瑗因衆怨殺之滔為倡共推泚

朱泚 代之三年滔紿使入朝而奪領之泚事見逆臣類

朱滔 見德宗此鎮開元元年置號幽州防禦大使五年為平盧軍開元末為范陽節度

淄青李正已 本名懷玉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薦之從討朝義後軍士逐希逸而奉之代宗詔代鎮賜名正已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承嗣等攻李靈曜復分取曹濮徐兗鄆五州寖強大從治鄆德宗初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兵反

河南騷然　會死子納初喪進兵　見德
宗　此鎮肅宗至德元年置號青齊

叛臣　**僕固懷恩**

安史之亂與郭李戮力王室　詳已見前
肅宗末漸難制　代宗立尚約回紇副元
帥雍王討史朝義平河北　子儀以其有平河朔
功以河北元帥讓之　恐賊平衰寵請裂河北分
大鎮授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以為黨援唐
失河北始此　護回紇歸太原辛雲京疑襲己閉
門不敢犒軍與監軍駱奉先表其反綱目載李抱
玉與雲京表其異志　上表陳情詔宰相裴遵慶
往諭因察之　懷恩欲入朝范至誠止之因遣子
僕固瑒攻太原　真卿請以子儀代之必相率歸
子儀至河中其軍斬瑒以獻　懷恩母持刀逐
懷恩遂走靈武　誘吐蕃十萬入寇子儀出鎮奉
天遂退　又寇邠州不克　又誘回紇吐蕃雜虜
二十萬入寇中國大震下詔親征而懷恩死　始

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非命士不施甲者三年　帝亦未嘗下詔申其反

周智光附見德宗

德宗　罷貢獻生日貢獻却不受　李正巳田悅各獻三萬縑悉歸左藏代租賦　罷梨園樂　罷榷酒　却祥瑞　出宮人　淄青投戈相顧　日引朝集　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宦官邵光超受李希烈贈遺杖而流之　以李正巳獻錢賜淄青將士天下謂太平可望　因楊炎言財賦盡歸左藏右初年好處

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

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正觀風及盧杞繼相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林甫傳而終身不知其奸　裴延齡妄言糞中得銀三十萬兩疋叚雜貨百萬餘陸贄極論之待延齡益厚而贄貶　自贄貶宰相充位所信惟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韋渠年皆權傾人主　竇文場霍仙鳴為神策中尉　宦官分典禁旅右用人失處　初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儒學薛邕文雅以贓敗上心始疑　謂蕭復輕巳姜公

輔責直陸贄論諫多不從　令除改勿任諸司論事勿對趙憬官無大小必自選中書行文書而已右猜忌處

兩稅楊炎　括商韋都賓陳京　增稅錢鹽錢淮南陳少游請每千增二百詔他道皆增又詔鹽每斗增百錢而加少游同平章事　括僦櫃質錢杜佑　間架陌錢趙贊　瓊林大盈庫行宮廡下　奉天歸益聚歛稅茶張滂　月進江西李兼　日進西川韋臯　裴肅始以刺史進奉自常州遷浙西觀察　嚴綬始以幕僚進奉自宣歙判官召為刑部員外郎　元友直句檢稅外物歲輸百萬李泌始議諸道訴上罷之　宮市

李方榮逐節度劉士寧竟以為留後宣武　擇
右聚斂

行軍司馬為儲帥　山南節度于頔專恣凡奏貶一
一從之　李長榮罷遣中使就軍士所附者授之昭義
右姑息藩鎮事

黜陟使洪經綸罷田悅兵四萬為衆悅
激怒軍士以怨朝廷悅又為李寶臣子惟岳請繼襲
不許遂拒命上討之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
滔武俊及李納並稱王而滔主盟李希烈亦稱天下
兵馬元帥圍襄陽上發涇原兵救之　涇原兵至以

無犒賜鼓衆立朱泚上幸奉天　泚攻奉天李懷光

李晟赴難　懷光為盧杞所間與泚聯兵上幸梁州

李晟收復京城泚走死　馬燧討平懷光於河中　右奉

天梁州之難

相

崔祐甫　沔子禮法閨家祿山亂冒矢石負木主逃剛直不回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袞賀猫乳鼠獨曰此法吏不觸邪彊吏不扞敵之證袞欲為代宗斬衰三年祐甫爭如遺詔二十七日德宗即位出袞而相之矯袞惟以文辭及第用人之弊薦舉惟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莫不諧允　李絳嘗言之曰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安敢與官　名王駕鶴語移時代者已入軍

以淄青李正已所獻錢就賜將士相繼一年卒
妻陷朱泚緘鏑所得獻之朝廷以弟子植為
後相
穆宗

楊炎

世以孝閭門樹六闕古所未有文藻蔚然豪爽尚氣常袞同知制誥袞長除書炎著德音號常楊元載親重載死亦貶德宗在東宮常諷玩其洛碑即位佑甫又薦即自道州司馬相之易崔寧鎮朔方而以李晟破吐蕃南詔第五琦度支患豪將求取悉左藏賦入大盈內庫至炎奏出歸有司作兩稅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俗不便者三之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虛實權始歸朝廷而天下亦利之罷度支轉運使既而財穀無所統復以韓洄為之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祐甫始變其政人始不悅開陵陽渠民騷然德元載欲報之復議城原州段

秀實以妨農事乞少緩怒之卒不能城以劉晏劾載誣殺之 朝野側目而使人自解於諸鎮上始銜之 簿杞不與會食杞請如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不從 諫以李希烈討康崇義杞因希烈不進軍譖罷炎 立私廟於曲江臨幸處杞譖有異志殺之

喬琳 粗率喜詼諧無他長 張涉薦相之聞者驚愕數月即罷 奉天力辭去臣朱泚見叛臣傳

盧杞 父弈見忠臣傳 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惡衣菲食 守虢諫徙豕於同州上以宰相才期之 名為中丞不閱旬為相 逐不任楊炎既得志險賊浸露 未半歲逐楊炎 出張鎰流嚴郢 貶杜佑 陷顏真卿李揆 揆使西域卒于行沮李洧以徐州降 引裴延齡為集賢學士 用趙贊括富商間架陌錢 名怨挺亂皆杞為之 上幸奉天誣崔寧反殺之 間李懷光不使

朝激其叛　帝始貶之新州然念之不哀　未幾
授饒州刺史　給事中袁高執不草詔諫臣趙需裴
佶盧景亮張薦宇文炫極言之　遂還
澧州別駕死　在奉天百口保朱泚　姜公輔傳

張鎰　欲直盧杞之獄慮貶為母憂母使執正之　惟
與楊綰崔祐甫游　濠州政條清簡延經術士
教生徒明經者四千人　代炎為相　遇兩河用
兵減堂食錢百官奉三分之一助用度　子儀壻
趙縱為奴所告鎰爭之杖殺奴　盧杞惡之　紿上
使鎮鳳翔代朱泚　李楚琳殺之而降泚　儒緩
好修飾邊幅
不習軍事

關播　縣政異等　遣招撫湖南盜賊辭行答為政在
求有道賢人　又答求賢而又遣使舉薦此止
可得求名文辭士馬得有道賢人肯奉牒丐選舉
以士人易諸司中庫令史　盧杞以其韋柔可

制薦為相政事一決於杞　欲有所言杞目禁之
責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　用李元平
守汝州討希烈　希烈禽之嫚罵曰肓宰相使汝當
我何待我淺　幸奉天尚執政議者不平罷為尚
書韋倫等泣諸朝
曰尚可尚書耶

李元平　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擢以其有
將相才數請用之　被禽見希烈遺矢于地

蕭復　嵩孫新昌公主所生雖處貴盛常垢弊力學
非名士宿儒不與游　以清操顯　歲飢不肯
鬻先世墅與時相王縉　發觀察儲粟賑飢　諫
如鳳翔　既相諫以宦者監軍　言楊炎盧杞亂
政　乞變更睿志臣當竭力使依阿苟免則臣不能
奏事斥杞上以輕己出使宣撫江淮　陸贄奏
乞留之上疑復所使　自江淮還乞以韋皋代陳
少游而諫帝不令李勉盧翰聞知之說帝不悅辭

疾歸　性孝友　礪名節　為相
臨事方嚴　坐眡晏然口未嘗言

姜公輔 母老賴祿求京兆户曹　有高才數奏詳亮
上器之　請誅朱泚毋養虎貽害　涇亂又
請馳騎捕之綱目作召使從行　諫走鳳翔　盧
杞保泚不反使諸道兵距城一舍　公輔請悉內諸
軍泚兵果至遂相之　諫厚葬公主及為造塔以
賣直售名罷　陸贄相數求官贄謂竇丞相屢擬
公上輒不悅
懼請為道士

李晟 年十八事王忠嗣一矢殪吐蕃悍酋稱萬人敵
代宗時李抱玉授兵五千辭之以千人屠吐
蕃定秦堡吐蕃解靈州圍　馬璘與吐蕃戰敗於
鹽倉晟以游騎拔璘璘忌之歸之朝　德宗初吐
蕃寇劍南蜀大震以神策軍踰大度河虜斬之
魏博田悅反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敗之洹水

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約燧趨定州而圍解　赴難奉天樵蘇無犯　朔方李懷光軍請與聯壘屯咸陽晟每戰錦裘繡帽自表　懷光與泚通晟請假裨將為洋利劍三州通蜀漢衿喉　帝狩梁州始悔不用其言結陣趨東渭橋橫當賊鋒防二盜之合　不假張彧京兆少尹不淹旬芻米具

諸將雪泣聽命懷光奔河中請帝駐梁係天下望　家為賊質涕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泚遣人報家無恙斬之　移壁薄都城大破賊入光泰門禽馘殆盡泚以殘卒萬人西走　秋毫無擾分尉居人京師復市不易肆誅用事于賊者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清道迎帝歸　陳懷光五不可赦請以五千兵十日糧破之上方以委馬燧渾瑊不許　請制西戎遂鎮鳳翔隴右涇原吐蕃大懼尚結贊謀間晟　晟屢敗之益懼詭求盟於馬燧張延賞言晟不可久持兵而薦劉元李抱

真俾立功聞晟　晟入拜中書令爭之不可吐蕃果劫盟於平凉　厮養小善必記　慕魏徵進對蹇蹇有大臣節　治家嚴子姓非昏晨不見言未嘗及公事　正歲　却崔氏女歸寧　十五子聞者愿愿愬聽　管見謂非特良將乃賢相乃使閒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事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李勉　宗室　靈武劾大將管崇嗣　肅宗歎有勉朝廷尊　諫殺闕東俘歸者日至　帝欲柄用不肯下李輔國　見出　尹京獨不餉朝恩　鎮嶺南討叛五嶺平　不暴征吏舶至者歲四千餘柁　名歸盡搜家人犀珍投江中　鎮滑亳八年不威而治　鎮汴宋德宗就加平章　為諸道都統為李希烈所敗　歸相內媿不敢有所與　言盧杞奸邪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遂益見跡　逆旅

塟友不取其金 俸賜遺親 鯁亮廉介為宗臣之表 響泉韻磬琴

張延賞 嘉貞子 在河南淮南西川皆變凋耗為完實 更四鎮民頌其愛 奪李晟所帶成都倡 延賞入相 晟感表其惡 帝為平其憾 晟請婚 延賞不許 罷晟兵吐蕃果刼盟 省州縣貟收廩料中外始怨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當省者千李泌一切奏復 當國飾情復怨 去

齊映 代宗權為御史欲收元載權李少良劾載延賞稱疾不敢鞫李栖筠傳子宏靖號三相張家

劉滋 洪州振職 為相無設施廉抑畏謹而已

崔造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友善好言當世事自謂王佐才號曰夔 朱泚亂檄北州兵待命 上以敢言能立事自給事中不次相之 疾錢穀諸使罔上自私請兩稅委本道觀察刺史 停諸道

水陸轉運使度支巡江院 江淮轉運使度支還尚書省 六曹宰相分領 時方之用韓滉用事所請悉罷 憂憤卒

齊映 舉博學宏詞 説令狐節納節歸諸子京師與齊抗勸張鎰 先事誅李楚琳 楚琳亂奔奉天 梁道險澁為帝御馬 言音鴻爽前馬傳詔為相端重寡言 事可否一讓于造綱目謂在諸相中頗稱敢言 吐蕃寇闕輔力諫勿避幸張延賞舊善遇映映為相不答延賞為所親求官延賞復相劾非宰相器貶之 在江西桂管掊斂貢獻求復用銀瓶至高八尺初藩鎮貢止五尺李廉為江西始六尺

柳渾 十歲以相天賤使為浮屠曰去聖教為異術不如速死學益篤 朱泚亂步走奉天 料李元

平必為希烈所禽　為相帝擇纖宰曰陛下當擇臣以輔聖德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　玉工誤毀帶銙爭請如律杖之　田伯强請賣宅募兵助討吐蕃曰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徼幸責韓滉省中榜吏時滉方為上所親信他相充位而已渾由滉薦而能正色責之　白志貞除浙西觀察爭以小吏不當超劇職　念士千里干祿皆與之擬官　知渾瑊平涼之會吐蕃必敗盟　語張延賞頭可斷舌不可禁　卒為所擠　清儉曠然無出勉意

李泌　員俶九歲升坐因薦男子泌相類　元宗召之七歲對張說言棊方員動靜號奇童　非九齡善蕭誠軟媚見謂小友　長博學慕神仙術　賦詩譏國忠見斥　見肅宗靈武議國事　授官固辭　諫帝以宿嫌掘焚林甫因請迎太上皇　又為羣臣通奏請歸就養　答破賊之期不出二年

因請詔光弼守太原出井陘子儀取馮翊入河東
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不敢
離長安然後以所徵之兵取范陽　李輔國疾之
求隱衡山　取樛松隱背曰養和　代宗召之為
娶妻强之食肉　元載惡之出為江西判官　載
誅召還　常袞忌之出為楚州刺史辭帝留之袞
又授以澧州從杭州皆有風績　德宗召之奉天
諫赦懷光諫以安西北庭償吐蕃　助誅朱泚之約
陝虢觀察鑿山開道至三門便運　擊殺淮西
防秋逃兵四千人　拜相與上約勿害功臣　上
令分主軍旅儲糧事泌謂天下事當咸共平章
復張延賞所減吏員而省冗官　請以元友直為
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留悉輸留州　京師外
西城使者四千人廩給分隸神策軍　請增內官停
俸給時京官俸薄以自方鎮入八座謂罷權還臺
閣者不赴　募戍卒屯京西時戍者十七萬人時

粟二百四萬 力請與回紇和親以制吐蕃請
省拾遺補缺 安太子上欲立姪舒王 請從張
建封鎮徐泗 言盧杞奸邪致建中之禍 言王相
造命不當言命 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上謂
卿雖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
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 上以貢獻五十萬不足
於用泌請勿受私獻而歲供宮中錢百萬 請以
二月朔為中和節祭勾芒祈年與上巳九日為三
令節 月食東壁卒 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
倖所疾常以智免 有謀略然常持黃老鬼神說
為人所譏 薦陽城薦竇參 德宗因桑道茂奉
天之言驗始尚日時拘忌而泌又尚之 柳玭稱
兩京復泌謀居多功大於魯連范蠡 子繁
才譽無行下獄將死求發紙筆著鄴侯家傳
竇參 按獄揚州責陳少游偃蹇不郊迎 不以宰相
故免鄭珽賦 中丞舉劾無迴避 德宗數與

決大議宰相與相駮異無以傷之遂無所憚以
已嘗為司直多其俸惡啓事李昇抑其班人惡其
專 不進兩首豕 不為陳少游子襲封 辨將
軍孟華李建玉之誣人始屬望 李泌老薦參通
敏可兼度支董晉方正可處門下疾甚復薦上始
相之 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 既為相入對
嘗以奏度支事為言獨留以專大政晉具位而已
引親黨要地洞察四方 淄青李納厚賂之而
密間于帝 除吏多訪族子申申招賄漏密語人
目為喜鵲上戒參不悛 申恐陸贄進用與吳元
通謗贄 上知之貶之賜死上欲殺參與申贄
皆爭之 毀吳湊言其風痺不良趋走湊傳

董晉

守華州朱泚攻之走行在 說懷光勿助朱泚
韓滉勢振朝廷排元琇出之晉見宰相誦其
非罪 為相當實參得君循謹無所駮異 為參
薦其姪為侍郎上怒問參過失晉不敢隱 參罷

晉亦懼辭　代李萬榮鎮宣武鄧惟恭不迎騶兼
直造委政惟恭莫測其謀衆服有體　謙愿簡儉
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曰欲知宰相賢否視天下
安危謀議上前者不足道也為相五年無所異管
見謂直大言
以蓋循嘿耳

陸長源　上以晉在宣武懦愞使為司馬佐之　持法
峭刻數裁正晉偷弛　留後嚴而儉吝　自謂
不效河北賊錢買節鉞不賜軍人亂死　清白自
將去汝州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車一乘而圖書
半吾愧
不及矣

趙憬　李泌薦之占奏明辨　副闕播使回紇　獨不市
馬規利　考功請如至德歲終課殿最　薦韋
誣以僨敗自請降考　劉滋　以憬知過更以考升
賓參罷始與陸贄同輔政　以贄於裁決少所讓

不平稱疾　贄極言延齡奸而憬不助贄罷而
憬當國　常以選賢節用薄賦寬刑懇懇言之
審官六議　一相臣　二庶官　乞隨能試事
三闕官謂要官缺多閑官員多　四攷課宜責歲
限任要重者加爵秩　五遺滯譽多者先用非大
故勿去　六籓府官屬謂能否已試引置之朝
清約　第室童獲不改儒先　稟入先建家廟
不營產　令狐峘崔儆暴憬失於朝為相皆擢之

陸贄　張鎰請為忘年交
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餉錢百萬止受茶一串
德宗遣黜陟使庾何等
十一人說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　三科登
雋乂　四賦經財實　六德保罷瘵　五要簡官
事　馬燧討河北賊久不決而李希烈寇襄城贄
請服遠莫若修近幽燕恒魏之勢可緩而汝洛滎
沐之勢急　請居重馭輕以朔方太原兵屯山東
神策軍戍關外不足則竭內以益之又請停京師

稅間架榷酒油貫貸商點名　涇師急變言皆效
從狩奉天報機務沛然有餘　諫尊號　諫委
興　哀于天　上謂今日之禍推誠之弊請推誠納
諫　諫瓊林大盈　諫疑請復　上疑論賊勢者
張皇因諫推誠　既見懷光勸許李晟移軍　諫
授獻瓜果者官　梁州回諫取李楚琳　勸見李
楚琳使　諫疑姜公輔求官　河中平答　上請罷
淮西兵　諫以內外從官盡號定難功臣　京師
平諫訪奔亡內人　天下屬望為相與竇參不平
罷學士　參出始相　請臺閣長官薦其屬或謂
所引皆親黨招賄上停之　諫用延齡度支不從
大水請遣使宣撫　吏部選歲計缺集人　請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鎮邊和糴　陳調河南兵西
北防秋六失請募壯士願屯邊者給所輸資糧耕
種然後擇人為朔方隴右河東三元帥　諫論事
功對趙憬　答上令受鞭靴　均節財賦六條一

兩稅之弊以布帛為額　三兩稅請三長吏以增戶加為課績　四稅限迫切　五茶將置倉備水旱　六兼并之家當減租價　皆不行　諫用延齡罷　延齡譖之賴陽城等得貶忠州　順宗名之卒　始入翰林為內相　奉天制書武人悍卒無不感動　山南相失上驚泣　詔得贄千金輔政剴切上疏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既放闔戶人不識面　避謗不著書苦瘴癘為集驗方　論諫數百皆本仁義　東坡謂才本王佐學為帝師　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　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　德宗苛刻　勸以忠厚

德宗猜忌　勸以推誠　德宗好聚財　勸以散財

德宗好用兵　勸以銷兵　德宗用人聽言之法　治邊馬習之方　罪己以收人心　改過以悉天道　去小人以除民患　惜名器以待有功　晦翁云

奏議極好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事處置亦無不盡論二稅弊極佳　管見謂自李泌相後不復論諫比嫌爭能自稱社稷臣

盧邁　諫議數條當世利病以不滿歲辭上考　元旦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邁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祭有大功喪致齋有朞喪齋有疾病聽還舍不奉喪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吉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　為相贊愼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　時為宰相自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邁往哭從父弟議者重之

賈耽　汾州七年政有異績　德宗急詔使人代之內詔于懷飲如故　軍中不半諭安之　守東都館李納畢于城中每獵往往入納境納畏其德不敢謀　為相十三年　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而

檢身勵行乃具所長　當謂方鎮缺帥當自天子命之故除李元素鎮義城　順宗王叔文干政屢移疾乞去　讀書老益勤　悉地理　隴右別錄華夷圖寸為百里　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令州縣以朱垣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　貞元十道錄　陰陽術數罔不通　其器恢然　世謂淳德有常者　對客未嘗少倦家人不見其喜慍

崔損　延齡嘗薦之延齡死以為相　中書虛位十日用之中外悵失　齗齗自將不出一言及天下事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便柔持祿獨留八年歷二省至宰相母殯不塟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亦不臨喪

趙宗儒　自肅宗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攷中上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入中上者纔五十

相二歲罷　屏居謹靜奉朝請　鎮判南散冗食戍二千人　太常卿不敢禁官者用五方師子樂以懦不職罷　文宗訪政理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　以治身瑣碎失名

鄭餘慶 末年相之奏對多傳經義　善于頔溺賑禁衛議貶　憲宗復相之詳見後

齊抗 吏事閑敏有文雅　鹽鐵使元琇薦韓鹽利　無遠謀大畧用心至精滋彰苛刻

高郢 九歲著語嘿賦諸儒稱之　祿山至京師解衣請代父死　白衣諫代宗營章敬寺為太后作勸懷光西迎乘輿不從又齎諭其子璀將間道歸國諜洩抗詞無愧懷光慙赦之　哭孔巢父屍　禮部侍郎絕請謁專行藝時務朋游馳逐聲名　郢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流俗翕然丕變　德宗朮與鄭珣瑜同相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得稱疾不出郢未有建白順宗即位與珣瑜同免故議

者賢珣瑜　華州政仁静　奏罷良原戍之餉駱
元光以華州戍軍入神策而餉如舊　恭謹不與
人交　制誥無留藁曰王言不可藏
私家　不治産曰禄雖薄在我有餘

鄭珣瑜　值亂遂耕養母　劉晏張獻誠表補皆不應
諷諫主文科高第　德宗擇十省郎治畿
赤遂為奉先令　為河南尹未入境不獻德宗生
日馬嚴重少言　人不敢謁以私　清静恵下
賊斂貴發　餉韓全義伐蔡百姓不知　儆運　非
詔而別檄取者掛壁不酬至數百封　治比張延
賞而重厚堅正過之　進平章詰京兆尹李實進
奉　順宗時為吏部尚書見韋執誼輟中書會食
與王叔文飯遂喟然歸卧不出　子
覃文宗時良相　孫裔綽事宣宗

諸臣　段秀實　肅代宗事詳已見前　楊炎城原州秀實請
須農隙　炎怒召之　炎入　朱泚軍責以忠義泚

遣銳師三千疾趨奉天偽迎天子秀實急倒用司農印追還之　翌日奪源休笏奮擊泚而死　戒家人勿受泚遺　遺言禁軍寡弱簡約　威恵

孔巢父　孔子卅七世孫　奉天累上破賊方畧　宣慰魏博開曉以君臣大義利害逆順衆悅得為王人田緒殺悅　宣慰河中懷光素服待命衆謂太尉無官矣方宣詔譟而合遂遇害　從子戣戡

蕭定　瑀曾孫　清挺　歷六州治第一　變姓名為張誕不汙朱泚

袁高　恕己子　力諫用盧杞刺史不滿五十畝者二戶共給一牛

崔邠　三世一爨治家者推其法　疏延齡奸龥亮知名　温裕簡儉　憲宗罷之　裴垍薦可宰相

為太常卿始視事如故事大閱
四部樂邠自第去帽導毋輿

蔣乂　吳兢生　該綜羣籍有史才　諫張茂宗母亡
借吉尚主　補凌烟剥壁贊　答神策軍建置
本末遂父子為集賢學士　因祧廟論中宗反正
非中興與晉惠帝安帝同　剛正刺救　誅李錡
諫連坐　宰相議不決必咨　疏延齡罪惡　拒
王叔文　學至老不厭　以所貴近介介不至顯
官　尤明前世沿
革　子神相宣懿

權德輿　請遣使慰撫關東河南浙西水災　上疏斥
延齡以常賦為羨　罔上　獨直南省　上書謂
恐四方以朝廷乏士上曰非不知卿勞但擇如卿
者未得其人　知貢舉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
卿相　取明經不限員　大旱上陳闕政請蠲租
賦宿逋遠貸否亦無可斂之理　又請運粟入京

約太倉一歲計斤其餘以糶于民則價不踴藏者出　相憲宗事見後

崔縱 方鎮兵未至勸李懷光奔命懷光兵疲不進先度河以金帛誘之　梁州追扈不及上知必來　諫兵未息未可停減冗官　歲旱樽郊禮兵定後君河南簡易蠲畧細苛　戍邊者道由洛儲餉取于民縱始令官辦　終元載世不求聞達　母事父嬖妾　元晦曾孫

張萬福 平許杲　通渦口漕賊不敢動　陽城爭相延齡賀國有直臣　見代宗

鄭絪 諫白麻拜竇文場中尉　餘見相憲宗時

顧少連 登封簿移文岳神虎不為害　中書舍人十年以謹密稱　嘗徙先兆帝命中人護塋與延齡會田鎬第挺笏曰段秀實擊賊臣吾今擊奸臣將擊元友直解之　京兆寬簡　均租賦

東都表禁苑閑田募耕以
便民閑武利仗　號良吏

歸登　熊執易論延齡願寘名曰雷霆之下君難獨處
同列有所諫正輙聯名無回諱　補缺十五
年儕類進多得顯官惟登與拾遺蔣武退然遠權
勢　憲宗問政所先勸順納諫諍時傳為讜言
溫恕　家僮折馬足　服金石樂幾
死皆不為慍　慕陸象先世亦許之

許孟容　為張建封論李納罷兵　不許公主子求崇
文生　官者覆視好時風雹害稼孟容謂桼
紀綱宜擇御史參驗　浙東判官暴斂以獻求擢
刺史孟容為給事封還其制　表高爭盧杞後十
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孟容數駁論四方浩然想
見丰采　大旱請以戶部錢代京兆賦及省察流
移孟容本為坐延齡流斥者言故上不悅　憲宗
時尹京捕神策軍豪右大震　請起裴中丞輔政

方勁有禮學　好
提掖士清議尚之

段平仲 磊落有氣節　嗜酒敢言　謂上聰明但臣下畏怯循嘿使我得見宜大有開納及對帝
雜以他語錯誤不得言乃謬稱名帝叱之蒼黃向
幄後由是坐廢七年然名自顯　憲宗以為諫議
乞斬承璀尚書右丞　朝廷
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敢直

杜佑 判戶部度支　軍興專決餽餉　盧杞
出之　鎮嶺南　鎮淮南　詳見憲宗

韓愈 論宮市貶
詳見憲宗

李藩 相憲
宗

崔衍 父倫陷祿山不汙閒表賊事　倫使吐蕃六年
不屈歸陳虜情偽險易　後母斃衣謂衍不給

父將鞭之不自解歲為後母子償負不勝計故
官刺史妻子僅免饑寒　治號賦倍入力請減賦
竭　宣歙觀察簡靜百姓所懷　時以進奉州藏耗
衍嗇用十年府庫充衍　革去舊貢金錫十八
品故穆贊代之得以四十萬假民賦
旱不流捐　儉約畏法　卒不藏喪

盧景亮勸德宗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　志義激發
與穆質問在諫諍地鯁毅無所回　李以劾
其漏上語引善在已　廢斥廿年　憲宗召為中
書舍人有經國志　三足記兵食天下士作答問
言輓運　陳西戎利害指切當世
公卿伏其達古今　直諫知名

嚴郢守太廟祿山亂藏神主　江陵判官執方士申
泰從左道之獄貶代宗　尹京兆嚴明　疾惡
撫窮　與楊炎爭開陵陽渠無益炎以不附已劾
繫之訟　究日數千人　旱請蠲利炎以不實罷之

盧杞引為御史逐炎及炎所善趙惠伯　後逢惠伯柩殯内慚卒

韋倫募匠代齊人鼓鑄　營宮室閱實工省費從代宗幸蜀清儉自將　第五琦薦為荆襄租庸使擊康楚元收租庸一百萬緡　鎮山南不謁李輔國罷　守秦州兵寡不敵虜貶　招州討宦者呂太一以反間貶　德宗兩使使吐蕃　立朝數論時政得失盧杞闕　闕播罷為尚書倫流涕曰宰相無具使天下至此不失為尚書　苦諫再用盧杞　諫與李楚琳李忠誠　謂吐蕃不可信

薛珏為令以清白聞　守楚州州有營田宰相領之田官數百刺史俸及它給百餘萬皆條去之德宗命使分察李承言其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　時舉堪刺史縣令者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以文學　京兆尹以供三宮畜茹禁鬻責民苦之　剛嚴　治身勤而苛察

王仲舒與陽城交章沮延齡作相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少與楊憑游憑罪斥獨屢薦之婺州旱疫人幾空居五年閭里增完蘇州堤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與民期穆宗以其文宜為誥詔為中書舍人不樂與新進少年同列求外江西罷酤錢九十萬吏失官息錢五十萬為焚簿書水旱出錢二千萬代民賦為佛老法與浮屠屋者驅出境所居急民癈置初若煩密久皆稱便

馮伉持節弔李抱真不受其帛上以其清用為醴泉令俗嚚猾著蒙書勸務農進學鄉鄉授之相教

伊慎字寡悔通春秋戰國策先鋒討哥舒晃以兵屬希烈討梁崇義功多希烈署之不受

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希烈反恐其為曹王皋所用反間之　大破賊兵　大破賊將杜少誠蘄口漕運得通　進圍安州下之賊甥以八千兵來援禽之　下隨州　吳少誠反當一面斬首數千　憲宗即位入朝以錢三千萬賂宦者求帥河中事覺貶

韋綬　貫之兄　將為進士舉首以友楊凝母老讓之不對策　翰林學士參遠密政　院中方寢帝以貴妃繝袍覆之　母老乞解出入八年謹畏小心疾還第和帝黃菊歌上謂為文不已豈順養

張薦　請以希烈妻祖母贍真卿盧杞持之　與陳京趙需極言杞奸惡不當再用　兵亂校為太常參綴典儀　與關播送公主于回紇　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　三使絕域占對詳辨道病卒吐蕃歸其喪　自拾遺至侍郎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　定昭德后廟樂還獻懿二祖大

儀位號大臣祔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

薛戎 尹河南不迎承崔 附見憲宗

沈既濟 楊炎薦良史才辦國史不當立則天紀當追書太后不當稱上每歲首當書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 德宗待詔官三十員諫毋官外置官 又諫制錢取息且言天下皆兵資官俸穴費十不當一 選舉議 楊炎貶亦貶 子 **傳師** 清正事敬宗

姚南仲 諫代宗近城為獨孤陵朝夕臨望 鎮義成盧坦謂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禍始此去之 監軍薛盈珍果毀之 德宗勞之答曰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不能成愷悌之化正師律也上默然

李紓 言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樂易喜接後進雖貴游縱自如論譔甚多

徐岱 帝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名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若矛盾卒同歸于善上大悅兩宮恩遇無比 世農家 於學無不通辨論明銳座人常屈 篤謹 不談人短婚嫁宗族之孤者 吝嗇自持管鑰世譏之

李叔明 副漢中王瑀使回紇讓回紇倨慢 東都平洛陽令招徠遺民 尹京兆民歌之 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 盜後守東川二十年華裔遂安 足病賜錦輦 惡道佛上言定僧寺為三等上等留廿一人觀為二等上等留十四人餘還為民上下其議彭偃請僧道歲輸絹四尼半之裴垍請僧道限六十四以上 在蜀殖財廣田產歿後數年子孫驕縱皆盡世以為多

藏鑑

樊澤 舉賢良次潼關困雨淖同旅熊執易哀之輟馬頃楷以濟執易自罷舉 德宗嘆其論兵與我合射獵諸將憚其才武 數禽希烈將賊氣沮縮取唐隋州 山南軍亂以威惠著襄漢使鎮之

王緯 在路嗣恭幕護 解李泌 泌語上報之以其忠而清為浙西觀察 韓滉時罰錢十八萬府吏請進奉上疏頗蠲與民 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獻羨奏以為諸州經費 然好用刻深吏條約苛細

吴湊 皇后弟 畏太威求檢校賓客 敏銳而謙畏汴滑亂 持節裁處軍中驩附 計收元載福建清勤美譽四騰 尹京兆彊力劬儉上下愛向 言宫市謂宫中所需責臣可辦言雜役太繁

有疑獄者每俟出遮決幸其蒼卒可欺湊叩案一視指摘盡中其弊　僚吏非大過不榜責廷詰之而相勉無稽事　暨太子公主廢農事極爭之曰上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疲民以逞顧左右鉗噤自安且幸一聽之則民受賜不少　病不問醫巫曰起田畝位顯仕年七十尚何求未嘗以罪過罷為外戚表云

劉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財賦而韓滉分掌關內河東劍南之賦　德宗惡滉揞克皆以晏領之與楊炎不相下　晏為元載炎坐貶及炎為相誣晏動搖社稷貶之　又使庾準誣與朱泚通賜死詳見代宗

韓滉至德軍興賦稅無藝滉檢制深文鉤剌親肅德宗立惡其揞克出之　鎮海節度境內稱治

奉天時獻繼十萬鎮兵三萬助討賊討李希烈
漕路無便 禁屠牛鄰伍坐死者數十百人雖握
强兵還延不進而糧帛濟朝廷當時賴之 衣裘
十年一易 居庇風雨田無改作傷吾儉德 不
為資產 善書畫與宗人幹埒
苛慘彊肆 孫洄掌德宗錢穀

韓洄 劉晏薦之 晏死錢穀莫總其任洄判度支
以轉運之費多于本請罷江淮七監 請鑿商
州山取銅置十鑪 請天下銅鐵冶隸鹽鐵使
省冗胥二千 積米長安每年各數十萬視豐耗
斂發

班宏 論李維岳不受其遺 竇參為相代韓滉度支
德宗以宏熟天下計使為尚書而副參參許
以使與之而食言宏以欺己遂有隙 參讓于宏
而以張滂分鹽鐵之權宏滂人不相協 於是用

劉晏韓滉故事分掌天下財賦　宏清潔勤力晨入夕出吏不堪勞而已益恭　宏初欲傾參每營建必極壞麗以媚權嬖

王紹　少為顏真卿所器　為包佶租庸鹽鐵使判官奉天之難督輕貨間道走洋州供春服五十萬由是紓難　判度支　謹密　眷待殊厚　主計八年政多闕方未嘗一語漏　王叔文出之鎮武寧自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蒐輯軍政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

包佶　劉晏汴東兩稅使　繼晏掌鹽鐵有名掌東南財賦于揚州陳少游脅奪之

裴延齡　陸贄薦李巽判度支　上許之而用延齡　素不善財計領度支取宿奸老吏謀固帝幸言左藏歲入不貲請列別舍校虛盈但多其簿最吏負以誑帝于財用無加　妄言咸陽陂芳儲數

百項　安言本分錢修浴堂殿棟　安奏同州大
谷木數千　安言掊糞土得銀十三萬他貨百萬
韋少華劾其安　陸贄極論其奸上愈厚之罷
贄相　大旱民饑延齡言贄激怒衆士贄遂貶

蘇弁　為奉上箒德宗狩止官屬走德宗至儲侍畢給
繼裴延齡副度支平賦緩從人賴其寛　副
度支自弁始聚書二萬與秘府埒　度支
時以州縣積逋米乞貸貧民時皆譏其罔

李齊運　宗室　於李翰辱代宗貶翰　懷光反奔河
中走　尹京餉晟軍頗有助　捽殺萬年丞
御史黜章劾之訴　為朋黨　蝗旱不能救韓滉代
帝與參決大事　無學暗於大體甘言阿合而
巳薦李錡浙西受賂數十萬　薦李詞
潮州人告其賊　病卧除吏即家咨逺

嚴綬　為宣歙判官掌留務竭府庫進奉名為刑
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詳見憲宗

杜兼 正倫後 浮險豪侈 張建封置幕府濠州知德宗厭兵重代易脩武募兵帝以為才遂恣橫欲殺令狐楚李藩 善杜佑終始倚為助所至大殺戮裒財極欲未嘗敗 署書未成墜鷟

杜羔 兄兼為澤潞判官鞫獄得其母舍佛祠觀柱間知父墓 京尹責賦縶於縣吏謁宰相請移散官

杜亞 上書靈武論當世事 還諫議以不得衡柄悒悒不悅以李栖筠當相結納之 與劉晏治元載瀾罷 德宗名意必任台宰倍道進帝不悅又奏疏鎮淮南通漕渠然用度無藝 雅意丞弼不親事 競渡髹船底 綉飄府庫竭 風痺且廢猶奏鑿苑中為營田以固寵民至流亡

王諤 善刺軍中情偽曹王皐委腹心 伊慎圍安州諤入城約降慎爭功稱疾避之 天寶末朝貢

茵長西北校吏亂无所歸者仰稟鴻臚諤奏罷之
李泌以隷神策歲省五十萬緡　容管八年谿落
安之　嶺南權利為時進　京師權家無不富諤
之財　子禝留京師視勢納賄　河東承范希朝
後補完嵩費兵強用豐　回鶻入朝亦咸受其禮
上嘉之拜相懼多財得謗助錢二千萬李絳諫
嘗讀春秋自稱儒者　任數持下偽焚無名書
碎瑣無遺懷篋付舡昉緘答燕享賣其餘

韋渠牟　工詩李白異之　為道士為僧復冠韓滉進
用　德宗誕日徐岱許孟容及佛老二師麟德
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辨問答鋒生帝聽意動驟
用之　對延英至五六刻上懽甚　挑躁浮淺
爭出其門勢焰可炙　自陸贄免宰相惟行文
書守宰亦自惟簡然處深宮倚信者延齡齊運王
紹李實執誼渠牟延齡實奸虐紹無建
明渠牟後出望寵輕張恩勢以動天下

張涉 東宮侍讀 即位召入禁中事皆咨之親重無比 薦喬琳為相不稱職遂疎

李元素 按獄明令狐運劫輸絹之冤由是天下重之御史大夫自真元後難其人不補德宗初以夙望拜之中外想望而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 妻許溺姻侍免官

吳元通 以東宮舊恩兄弟相繼翰林學士 又並知制誥與贄同位贄驟擢頗媢恨 贄欲斥逐之建言翰林院工藝之冗至德以來集賢學士草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令制書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元通愈怨 與實參謗贄貢舉求賄帝怒逐參賜元通死

李實 宗室而不法 山東刻薄軍費幾見殺 旱饑聚斂 對上雖旱不害有秋 尹京怙寵愎峻青祖調 人窮無告 優人為俳語諷帝奏賊工故國殺之 與御史王播爭道奏播為三元令延奪

之私薦士迫德輿用每奏科目公詔叔請
殘忍　順宗貶之市人懷瓦石邀擊夜遁皆尹京事

鎮將馬燧

祿山陷洛說范陽守賈循傾其根本　肅宗末
回紇還國所過剽傷為李抱玉典辦具無敢譁
者　啟抱玉先備懷恩　守鄭懷二州督農勸化
隴州障吐蕃路八日畢　代宗時汴將李靈曜
反田悅助之燧擊走悅平汴州　鎮河東教廝養
數月成精騎造甲為長短三等為戰車威震北方
田悅輸款時已料必反及德宗時悅叛擊斬其
將楊朝光深入魏城大破之進平章事封北平王
軍既溥魏與李抱真平兵進留功竟不成　朱
泚亂赴難　詔與渾瑊討懷光於河中不閱月平
渾瑊遂不及吐蕃結贊求盟燧盛言宜詔遂至
平涼劫盟　吐蕃歸燧兄子弇以報德帝怒奪兵
貲甲天下　子暢益豐後為瀼宦侵
年諸子至先室廬自托為當世戒

渾瑊 年十一善騎射　後二歲從破賀魯部勇冠軍從光弼定河北　從子儀復兩京為子儀邀擊吐蕃盡奪所掠　率家從狩奉天　朱泚兵薄奉天血戰雞門賊退進平章事　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以西軍收咸陽朝廷待之與晟鈞禮副馬燧平懷光為平涼會盟使僅以自免　慕司馬迁自叙著行記辭不一矜　功高而志益下拜賜如在上前　方金日磾　帝終始信待

張孝忠 本奚種　史朝義敗以兵歸李寶臣　統制易州十餘年威惠流聞　田承嗣謂阿勞在馬冀未可圖　寶臣晚節殺戮諸將召之果不敢殺　惟岳擅立詔朱滔討之滔忌孝忠先說之歸國遂同破惟岳　以定州置義武軍孝忠鎮之後朱滔王武俊叛　介二鎮間感厲自守　遣兵助李晟收京師　歲饑同粗淡　為將佐所感襲蔚州以擅興兵為有司所劾只此一失　子茂昭能

世其美

見憲宗

韋皋

隴州偽作泚詔斬其將牛靈光　代張延賞鎮西川招雲南約束蠻以制吐蕃西山等八國入朝進平章事　鎮蜀二十一年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牛羊二十五萬器械六百三十萬帝製紀功碑

善討士婚嫁皆厚資之　屬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　自蜀上牋暴叔文伾之奸是歲暴卒　蜀人德之見遺像必拜見刻石著皋名皆鑱之　後橫務蓋藏故劉闢階此以叛

張建封

少慷慨尚氣自許功名　代宗討蘇常盜前諭禍福一日降數千人　令狐彰辟置以不朝覲非彰　從馬燧代靈曜多所諷訪燧表其能楊炎欲用　盧杞出之　希烈反為壽州刺史斬賫偽赦之使堅栅拒之賊不得東趣江都　進濠壽廬觀察四鄙悅附常沮衄希烈　李泌以徐地

重兵勁若帥又賢則淄青震矣薦鎮徐州由是徐為雄鎮 來朝帝不待日召見使赴大夫班示殊寵 獻朝天行言官市沓殘逋積負決無可歛蠲之百姓無益帝矜問蠲民逋故云 帝賦詩餞還鎮當時所無 又賜以所持鞭曰卿節誼歲寒弗渝 治徐十年一軍大治善容人過然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 忠臣感激下皆畏悅士往如歸許孟容韓愈在其幕府 病屢表請代 建封子愔自知府事

嚴震農家子 出貲助邊得為長史 嚴武以才署之興鳳團練興利除害治行山南第一 治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近咨美 斬朱泚使 遣張用誠以兵迎帝用誠幾反賴馬勛禽之 上入駱谷賴山南兵免懷光追襲 宰相請幸成都定策駐梁與李晟表合 梁漢間經安史流散震勸課

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
億具改梁為興元命尹之

王栖曜 謹厚善騎射一矢殪祿山將邢超遂破
曹州 袁晁亂浙東生禽之收州縣十六
李靈曜反犄角河南 希烈至寧安將襲宋驚江
淮弩士入遂不敢東 賊騎環合見其射的引去

劉昌 史朝義圍宋州說李岑屑蚰以守 諫李僧惠
應靈耀僧惠悟討賊故賊失助不得逞 希烈
陷襄邑江淮大震昌守寧陵四十餘日賊敗去杜
牧以比巡遠守陴斬生 出五原斬逗留淮事者
三百人 劫盟後城平涼二百里瘞劫盟骸七城
二堡旬日就在邊十五年三年而食美兵械銳新

劉昌裔 策說邊將不售 入蜀說楊惠琳順命 王
陳許軍為曲環檄李納劉曉大誼 留上官
說拒吳少誠賞練認應賊者以功為陳州 韓全
義討蔡兵敗投之使舍城外無恐少誠吏來犯者

縛送自治

范希朝 為邠寧將治軍嚴整韓游瓌畏其才欲殺之後以代游瓌曰非所以安反側固讓　鎮振武虜人憚服曰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　獨不納邊州駝馬之獻　入朝獨不以事述職討承宗老病不能成大功　善將或比趙充國　始沙陀萬衆後用戰所至有功突厥別部討鎮無功

李抱真 從兄抱玉見代宗　陷懷恩挺歸京師請以子儀領朔方兵懷恩果敗代宗　鎮澤路練集民兵遂雄山東　昭義步軍為諸軍冠抱真薨領之　德宗時與馬燧敗田悅於臨洺上幸奉天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懷光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橫絕潰叛中為羣盜所憚　馳入王武俊壁流涕說之大破朱滔喜士服孫季長丹求仙卒

哥舒曜 翰子 光弼討河北請行因為之副擊希烈收汝州斬周晃 屯襄城苦戰破希烈兵

希烈自圍之甚急會帝幸奉天襄城陷

拙統御銳殺戮子七人以儒聞皆擢第

李景略 直張光殺妻之獄若有女厲致謝 勸懷光殺朱泚策杖詣行在不聽慟哭出門 守豐州折回紇使梅錄將軍自此回紇使皆拜於庭威名顯聞對德宗論奏術有大臣風 梅錄爭坐大原聞景畧叱聲驚拜曰非李豐州耶 回紇南寇復拜豐州受降西城窮塞苦寒節用約已糧械畢具聲雄北疆天下

惜用其才不盡

馮河清 上幸奉天東向慟哭相勵以忠義 發鎧仗輸行在披堅勒兵軍聲大振 上使鎮涇原

朱泚遣謙誅之斬以徇 涇人

妄傳將以叛卒挐與吐蕃遂遇害

李元諒 數日募兵萬餘屯昭應賊不得踰渭南泚使
劉忠孝召還討希烈兵元諒斬之兵不得入
關故華州獨完 與李晟收京師讓功於晟退避
近郊 平凉之盟與李觀密表裏以備虜騎乃解
賊得免 鎮隴右治良
原墾田修備涇隴以安

韓游瓌 子儀使破禄山所誘蕃兵五十萬 赴難詔
屯渭橋遇泚歸衛奉天泚兵攻奉天 殊死戰
火其戰棚諸將推赴難功第一懷光再書誘之上
疑游瓌失兵馳入邠州斬張昕以聞 與渾瑊分
扼京西要險破泚於咸陽論功與瑊等皆第一
與瑊遂并力敗懷光圍蒲城懷光縊死 與李元
諒取鹽州虜求盟既而刼盟於平
凉又以勁騎備 破吐蕃大回原

杜希全 子儀裨將 鎮朔方 赴奉天 體要八章
砭切政病 平凉背盟復城鹽州二旬畢虜

俾不入

邢君牙 從李晟討田悅功為最　倍道赴奉天屯渭橋軍中便宜獨得豫　晟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為鳳翔勸耕講戰吐蕃不能侵

郝玼 說馬璘城臨涇或言城之則邊防固無以蒙恩幸璘遂止　段佑代復說之卒詔城之為行原州而玼為刺史自是虜不敢過臨涇　在邊二十年討賊不持糧虜道其名節啼兒鑄金玼募得玼者償之

王虔休 澤潞李抱真以幣招　抱真卒正色語衆曰帥亡當稟命天子衆不敢亂　鎮昭義軍中大治增俸稟遣守宰就部　節用　歿後幣廩可支數歲獻繼天誕聖樂後中　和樂本此　十子皆

補大學

李承 代希烈鎮襄陽 迫辱不屈謀殺希烈 詳見代宗

韓全義 與卒伍佞事竇文場擢鎮銀夏詔以長武兵赴屯 貪懦 靳卹 軍噪亂高崇文為定之 文場監軍全義統十七鎮兵討吳少誠敗於五樓宦者匿之

崔寧 為利州賊遁去 嚴武鎮劍南賂張獻誠求之以為漢州刺史拓吐蕃數百里 郭英乂代武與寧相攻敗死劍南大擾代宗詔宰相杜鴻漸討之 鴻漸受繒錦數萬入成都 委以政而薦之寧因痛誅斂以結權貴 楊炎恐其難制因其入朝易鎮朔方赴奉天言上聰明為盧杞所惑至此為之潛然 杞誣與朱泚通殺之

于頔 鎮山南屢勝蔡誠暴橫有吞漢南志詳見憲宗

忠義 **蔡廷玉** 與朱泚同里相狎幽州嘗勸泚獻馬禮士朝貢泚因之歲餘曰悔予曰勉公以義何悔復繫之滿歲曰能省過乎曰殺我吾得名與朱體微同為泚腹心常勸朝事會滔紿泚入朝隨泚至京常折滔不順之請滔表貶之廷玉既行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而敗於將成吾不可辱國自投於河

符令奇 田承嗣引為右職馬燧討田悅令奇使其子璘降燧曰兒行吾死不朽不行吾死尸疊逆地璘與父齧臂別降燧悅讓之罵曰吾教子以順何悔臨刑色不變

劉迺 少聞誦六經善文詞語朱昱銓事草郭尚父冊楊炎盧杞當國兵部五歲不遷朱

泚亂強名之稱疾篤佯瘖炙無完膚 聞幸梁投床呼天不食死

孟華 青王武俊擾田悅 稱病闔門謝客 武俊借王授官嘔血死

張伾 守臨洺田悅攻之固守累月 糧盡無捄命女拜部將頓賣之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無不一當百

周曾 為希烈將 與王玢姚儋韋清相善號四公子曾密以希烈反計告李勉 玢在許州曾引兵至汝州相應而儋清謀取希烈於內 事覺皆見殺 清亦逃

張名振 懷光偕受鐵券名振大言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朱泚入京城懷光引軍入咸陽又曰不反來此何耶見殺

石演芬 西域胡懷光假子以與朱泚連和謀告行在答懷光公負天子我何不負公胡人無慧惟知一事人懷光臠食之

吳溆 章敬后弟　循循禮讓重朝廷　朱泚反盧杞欲求持節曉之者獨請行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其祿死難所也往被害

高沐 李師道叛率其僚郭助郭航陳成敗屢諫之師道斥之濮州　密表京師見殺　助使航間道請李愿奇兵自海航後恐累助亦自殺

卓行

陽城 求為集賢吏讀書六年無所不通　以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與三弟終身不娶慕其行來學者接跡　爭訟者詣決　避盜樹者　與弟負醉奴歸　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饑不受人

食不受遺纊以與里人鄭淑埜親　李泌薦召之城封還詔　泌為相又薦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常與二弟延客劇飲居八年莫窺其際　及延齡逐陸贄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贄得不死　上欲相延齡又欲壞白麻哭於廷延齡得不相　下廷國子司業　遣諸生省親　三年不歸者斥之出為道州　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闕下留之不得達　在州治民如家　不以簿書介意　俸餘炊米煮魚置道上使人共食罷貢侏儒州人以陽名子　州當上考功自書撫字心勞　觀察遣判官督賦自囚於獄府復遣官中道逃去

何蕃　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二歲一歸亦不許　凡五歲慨然以親老而歸諸生共狀蕃文行留之朱泚之變蕃正色不聽從亂故六館無受汙者　居學二十年死葬無歸者皆為治喪

孝友　林攢　為尉母老未及迎而病棄官歸　詔作二闕母墓前表其閭

隱逸　孔述睿　凡弟皆篤孝　既孤皆隱嵩山　劉晏薦之　代宗每一遷即至朝謝而辭疾歸　德宗召為諫議賜第宅固辭不許　次地理志本末最詳　退讓不忤物　親朋燕集嚴嘿終日　令狐峘與同職抵悔不校時稱長者

儒學　韋彤　治禮　請省大廟朔望進食天寶所增　昭陵寢火議遷寢山下皆不從

陳京　奉天聞段秀實被害七日不朝宰相諫京非之　還京以盧杞為饒州率趙需等死争杞遂廢為太常博士議祔獻懿二祖主於興聖廟而以太祖正東向位二十年始決　議遷昭陵寢　上侍以宰相咒欲用之會病狂易　討希烈財用屈與趙贊請税民屋架籍賈人貲力　以率代之其後李吉

甫對憲宗召亂由此
憲宗恨惋謂真賊臣

暢當 議太子為
皇后服

文學**孫逖** 元宗時掌制誥知名 子**成** 凡病請告不待報即行 信州旱發倉賑售 再朞增戶五千

時成孫簡憲宗時三世掌制誥 **簡** 武宗時論班位 不易綠接客 成凡宿代宗時

劉太真 晏曲江擇文人四十一人賡和上自第之太真李紓為上鮑防于邵次之 在陳少游幕 擬為桓文 禮部取士多貴近子弟

邵說 陷史思明 朝義敗歸子儀愛其才留幕府 請建徽號郊赦褒德録賢 擢吏部自陳於德宗 在職以才顯 或言將執政裴儆謂其事賊為劇官宥死不愧乃附權倖欲相邦其能久乎

文藝

于公異 為李晟作平朱泚露布 與陸贄有隙 不能事後母贄奏之賜孝經罷

李益 揆族子 詩名與宗人賀相埒 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 征人早行篇天下為畫圖 防妻妾苛嚴世謂妬為李益疾 不得調怨語 憲宗召之負才凌轢衆不能堪 時在朝有同姓名者故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 韓翃善詩亦有同姓名德宗使典制誥宰相問德宗曰詩人韓翃

盧綸 進士不第元載以文進 與王縉善不得調韋渠牟表其才見禁中 帝使賡詩 從渾瑊河中召之已卒 大歷十才子 憲宗訪其文文宗愛其詩 四子皆擢進士 文宗時在臺閣

錢起 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司空曙 從韋皋於劍南

歐陽詹泉州人　常衮為宰相始勸閩越人仕進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等聯第號龍虎榜　孝友信義　文章切深韓愈為哀辭

李賀宗室七歲韓愈皇甫湜過之作高軒過騎弱馬小奚背古錦囊投所得　母謂嘔出心乃已昌黎作辨　勸舉進士終不肯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徑　樂府皆合之絃歌　為協律郎卒年廿七

李觀文不旁沿前人　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希聲謂觀辭勝理愈理勝辭愈雖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雖後死不能逮愈之質華從子

吳武陵吳少陽招不就　遺書勸元濟歸朝　啓裴度擒元濟之法　望黄白氣知元濟六十日

必亡諫竇易直置和糴貯備使言別置使之弊與
為崔郾誦阿房賦牧得異等　韶州以贓貶
柳宗元俱謫寓永州　請裴度使人代宗元於柳
州使優游又遺孟簡書宗元斥十二年殆半世矣

方技　桑道茂　善太乙遁甲　相州圍中知九節度敗以
奉天有王氣乞高垣堞　先求李晟準狀赦
之判後得貸死　豫言年號元和冠盜翦滅所
居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　李泌傳云初
肅宗重陰陽巫祝用王璵執政璵造輜車禁忌黎
幹以佐道位京兆為乘輿物焚之以為禳禬至德
宗罷內道場除巫祝修宣政廊不避魁罔使靈駕
直午及道茂奉天之言驗始尚日時拘忌而李泌
又好鬼神之說

宦官　竇文場　霍仙鳴　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禁衛盡委
白志貞　志貞納富人金補軍妝

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召近衛無一人惟
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　自山南
還詔二人分總神策軍
權震朝廷宦官復盛矣

藩鎮

魏博田悅　承嗣以諸子弱使繼鎮　激怒洪經綸所
罷兵出家貲給之使還部魏人德悅　李
正已說之同叛因與梁崇義阻兵　為李惟岳李
納求節度不從合謀同叛屢敗於馬燧　求救朱
滔自稱魏王　會上幸奉天燧還兵罷　滔約舉
兵南向不從上遣孔巢父宣勞之時衆已厭兵莫
不欣然　弟
緒手殺悅

田緒　承嗣第六子　詔為節度　尚
主　猜忌　凡殺兄弟數人
暴卒子
季安嗣

田季安　公主甍始自恣
前後見代憲宗

鎮冀李惟岳　求襲位田悅為請亦不許遂與悅正已
拒命　詔朱滔張孝忠討之屢敗困甚

欲歸京師懦不能決為悦所持　王武俊縊殺
之　惟岳之叛弟惟簡奉母鄭奔京師上幸奉天
母鄭督惟簡赴行在從
上討賊有功圖形凌煙

王武俊 本契丹部　與張孝忠齊名隷宗閔帳既
殺惟岳怨不得節度與朱滔叛　敗馬燧討
田悦之師　自稱趙王　李抱真使賈林說降之
滔結回紇將趨洛林復說武俊與抱真相結遂
大破走滔軍　上賜德隷二州子弟襁褓皆
官之沒如渾瑊故事謚忠烈以子士真襲

王士真 息兵善守　歲數十
萬緡北燕魏為恭

盧龍朱滔 與張孝忠討惟岳　取深州怨不得深州與
武俊同叛救田悦　衆不肯從殺之而南
與悦武俊相王而自稱冀王盟主武俊等不能
堪背之大敗於李抱真上書待罪歸鎮邑邑病死

劉怦 滔病已委之滔死軍中推之
纔三月死 子齊襲鎮

淄青李納 祕父喪以兵會田悅為馬燧所破畧盡
納款不聽遂與希烈武俊等連和稱齊
王 帝下罪己詔遂
歸命破希烈於陳州
李師古 納子 代鎮與武俊
相攻德宗諭平之欲
乘德宗喪攻掠州縣聞
順宗立乃止憲宗初卒

橫海程日華 張孝忠絕李惟岳使諭滄州 滄州軍
殺刺史李固烈而迎立之 朱滔武俊
招之不從 用李寧之言歸朝廷德宗 權知
即滄州為橫海軍詔歲饋義武錢糧 子 懷直 留事
上因授之 請析滄州置景州升為節度使鎮之
入朝 荒獵不返帳下程懷信因衆怒拒之不
得返遂
入朝

程懷信 詔因鎮之 子權襲 軍名初置於
開元十三年至德宗正元三年為鎮

宣武劉元佐 本劉洽 少犯法幾死亡命 襲取李
靈耀宋州李勉表為刺史德宗以為宋
亳穎節度 破李納攻徐州李洧之兵通東南漕
運 數困李希烈 走希烈取汴州加汴宋節度
有州四治汴 賜名 豪縱輕財故汴獨驕自李
忠臣已然 母胥常戒盡臣節 施金帛相國寺
為倡而籍之 飾女子與
李納得其陰謀 嬖妾酖之

劉士寧 元佐子 上從軍中所欲以吳湊為節度未
幾軍中尊士寧留後上命授之 淫酷下厭
苦大將李萬榮寬厚得士心
因其獵閉門拒之奔京師

李萬榮 藉驕兵防秋當戍者怨韓惟清等作亂以故
衆不安萬榮以為士寧所教上為斥之郴州

而使萬榮代鎮會病死鄧惟恭執其子送京師杖殺之而董晉代鎮此鎮初置於德宗建中二年凡傳四世

彰義吳少誠度梁崇義必叛李希烈為表之希烈叛為盡死力陳仙奇既殺希烈代鎮淮西少誠又殺仙奇代之詔因授申蔡光節度有州三治蔡申蔡自希烈習暴掠恬戰鬬騾子軍尤悍銳乘曲環死圍許州上怒以十六道兵討之官人監軍未交而潰韓全義復討又退敗於五樓韋皋請討上遂赦少誠此鎮本肅宗乾元元年所置淮西節度使代宗末號淮寧尋改為申蔡光德宗正元十四年號彰義

叛臣**周智光**騎射從軍朝恩薦之鎮同華破吐蕃回紇十餘萬於奉天因恣殺掠朝廷召不至

陜州監軍責之斬監軍刧留天下貢漕　代宗授左僕射恚不得平章事欲挾天子令諸侯　詔子儀密圖之開子儀來其衆大擕　既降為帳下所殺

梁崇義　業槩量　力能舒鈞　事來瑱衆推之代鎮襄陽　與田承嗣等輔車相依　明法禮士以自振　或諷入朝對以來公有大功見旌　希烈請討頗懼　德宗流郭昔上變遣李舟又遣盧翰諭之又拜平章封妻子又遣張著召之皆不納　詔希烈討之勢窮赴井死

李懷光　為朔方部將積勞至開府　子儀以紀綱委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分其所部故懷光得為寧慶晉絳慈隰節度　扼吐蕃不南侵　楊炎使廉帥涇原城原州　平劉文喜遂鎮朔方而領邠寧　奉詔助討田悦　赴奉天奮厲軍士倍道進敗泚軍泚圍奉天方急解去盧杞沮之不使見

帝詔屯便橋　恚恨不出戰遂叛至河中　上使孔巢父呂之遇害馬燧渾瑊討之部將斬首以獻　上念其功立嗣禮葬

陳少游 習老莊諸儒推為都講　長權變賄賂幸得致遷不樂遠從李抱玉辟謁宦者董秀請為歲輸錢五千萬先具其半入之　又先賄元載之子故內外更薦之遂累遷淮南節度　厚賄元載宦者久其任載失勢陰疏其短代宗以為忠以朝廷經費不足請增本道稅錢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行之諸道李納拒命出師收徐海復棄之德宗幸奉天劫包佶取揚州財賦八百萬　希烈陷汴送款希烈　又結李納後得其歸順希烈表羞慚死

李錡 賂李齊運得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積奇寶獻德宗　恃恩驕恣專天下酒漕國計日耗

崔善正上書言之械而瘗之　募善射號挽硬募
雜胡號蕃落健兒稱錡假父　為鎮海節度盜踞
暴　憲宗不假借方鎮三請覲詔以李
元素代遂反　張子良等送京師腰斬

李忠臣
本董秦　肅宗時禦安史平東都有功　代
宗時吐蕃犯京師召兵獨先至　敗李靈曜
走田悅　李希烈逐之　逃歸京師奉朝請
德宗納其言減張涉贓罪釋辛京杲死罪　對驪
耳大龍耳小喜其野而誠　然失兵
拂欝朱泚次奉天為居守泚賊見斬

逆臣

李希烈
遼西人　從李忠臣於淮西軍中高其才乘
衆怒逐忠臣　代宗命專留後事　德宗就
拜節度名其軍為淮寧　治蔡州　平梁崇義功
多欲得其地　李納叛密約納計取汴　又約朱
滔田悅武俊相王而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
賊株連半天下　南陷襄城北取汴州遂僭號

劉洽將高彦昭大敗之寧陵　洽又敗之取汴州　通歸蔡州其將陳仙奇令醫毒殺之竇艮女薦仙奇與共圖之上即拜仙奇節度少誠殺仙奇代之矣

朱泚外寬中狠與弟滔並李懷仙將　戰所得分摩下故得衆心　鎮盧龍　滔紿入朝奪之代李抱玉鎮鳳翔復代段秀實兼鎮涇原　滔約叛書為馬燧所獲召還京師中人監之姚令言率涇原兵救哥舒曜希烈圍之襄城過闕兵變擁泚僭號　逼奉天渾瑊韓游大敗之　泚回京城李晟復京城　走涇州不納走寧州亦不納走彭原其下斬之

順宗　以疾即位　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用事於內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來聽於外汲汲如狂道路以

目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宦者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

韋臯等上表極言叔文等姦惡上亦惡之遂傳太子史臣謂在東宫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而又能傳政元良賢哉　亦赦逋負罷宫市五方小兒月進在位凡二十月

賈耽叔文干政移疾去

鄭珣瑜中書㑹食韋執誼輟食與王叔文同飯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取馬歸卧不出　范氏謂二人引去為知恥方之杜佑高郢有間　並詳見徳宗

韋執誼以便媚幸於徳宗與延齡等　帝誕日太子獻畫浮屠使賛　誣韋成季等朋比逐之

叔文擢相順宗時果論示非黨叔文怨之 憲宗貶崖州知禍及聞足聲輒驚悸 畏見嶺南圖始令史官撰日歷

王伾 杭人以書侍詔 太子宮侍書 闒茸貌陋上褻寵之不如叔文 任氣好言為帝所禮出入無間勝叔文 叔文入止翰林伾至翰林院見牛昭容等門若沸羹尤通賕謝 貶死

王叔文 山陰人以棋待詔 侍東宮時言言然故重之 肆言某可將某可相欲速進者爭附上病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 伾因忠言薦之昭容遂自蘇州司功為翰林學士 伾傳受叔文裁可授中書執誼作詔施行宗元禹錫等倡譽以為伊周惆謂天下無人 用杜佑領鹽鐵自副之而專其政 宦人俱文珍罷其學士權遂衰憲宗監國貶誅

劉禹錫 交叔文與宗元皆議禁中號二王劉柳竇羣劾其挾邪亂政 憲宗立貶朗州作竹枝詞 宰相哀其才欲用會程異起刺遠州 武元衡罷之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 久之召任南省郎以玄都觀桃詩譏忿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言遷連州 徙夔州因學校廢言州縣學丁祭始許敬宗令天下歲費四千萬徙資獻官飾衣服貽妻子於學無補請以其半隸州修學其半歸太學由和州為主客郎復作玄都觀詩快權近人益薄之 為集賢直學士裴度罷亦出蘇州以政最賜金紫 侍才性褊晚益偃蹇寡合詩晚尤精居易推詩豪其詩在處神物護持武宗時卒病中為子劉子傳自解稱叔文王猛後有遠祖風實工言治道宮掖事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

柳宗元 祖奭得罪武后 父鎮觸竇參貶 宗元少精敏絶倫文章卓偉精緻 叔文欲大用之

憲宗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棲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與蕭俛許孟容書倣任安書衆畏其才高懲乂復進無用力者　久汨文益深著貞符不得召作懲咎賦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而禹錫得播州念禹錫母老欲與相易　為柳人贖男女資錢過期沒為奴婢者　南方士走數千里從游指授為文辭　十四年卒世號柳柳州四十七少時嗜進謂功名可立就名蓋一時　韓愈評其文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　柳人托言降於州之堂廟於羅池

陸質 本名淳　盡傳趙啖二家春秋學　執誼拔進之侍讀憲宗於東宮執誼使伺意解釋上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他及　叔文未敢已病故免禍　門人以能文聖人書通後世謚文通先生　時為二王死友者執誼　質　呂溫李景儉　韓曄　韓泰　陳諫　宗元　禹錫

而凌準程異出入之溫亦以出使免禍見憲宗世號八司馬者指質以下八人然敗而貶司馬者伾畢泰諫
宗元異

衛次公 與鄭絪定立順宗 叔文弄權多所持正貢學斥華取實 虢州𨂍橫租錢歲三百萬李勣徐有功孫負不得調即優補遺進 數請罷討蔡兵憲宗將相之而健至 善琴微時李齊運求授其子拒之因終自不鼓操尚終始完潔

楊於陵 節操堅明詳見憲宗

李建 客荊州鄉人爭關不詣府而詣建 吏部當補校書者八人獨不藉貴勢以請 順宗時知制誥宰相有竄定稾詔者亟請解職 叔文欲吏李師古詔不可 通顯不治垣屋清儉稱

宦官劉貞亮忠疆 平凉刼盟被執逃歸 與叔文爭論勸立太子監國 召鄭絪等草制 監高

崇文討劉闢斬東川節度以專悍見訾 憲宗不寵假宦官貞亮雖有功終身無所寵假

藩鎮同代宗

古今紀要卷十二